

忠義水滸金書

康德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忠義水滸全書(6)

① 定價一圓

編輯人 趙振興

發行人 張松亭

印刷人 新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發行所 藝文書房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

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電話二二一三九二

總配  
完給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印刷

##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灘

話說這龍華寺僧人，說出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個膽心大膽的伴當，和我同去。』說猶未了，只見『黑風』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個做細作勾當，你性子又不好，去不的。』李逵道：『你們卻道我生的醜，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一定要去走一遭。』吳用道：『你若依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卻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取難，你從明日爲始，便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的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卻依得；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卻是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宋江道：『兄弟，你堅執要去，若有疎失，休要怨我。』李逵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個烏頭纜罷。』衆頭領都笑。那裏勸得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山寨。

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

李逵殿的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恁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的小人吐血。』吳用慌忙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厮苦死要來，一路上嘔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不敢。』吳用道：『我再和你打個暗號：『若是我把頭來搖時，你便不可動彈。』李逵應承了。

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吳用戴一頂烏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綵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賽黃金熟銅鈴杵。李逵戴幾根鬚髻黃髮，綰兩枚渾骨丫髻，黑虎軀，穿一領麤布短褐袍，飛熊腰，勒一條雜色短髮條，穿一雙躡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個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吳用，李逵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行無一里，卻早望見城門，端的好個北京！但見：

城高地險，塹闊濠深。一週迴鹿角交加，四下裏排又密布。鼓樓雄壯，纒紛雜綵旗旛；堞道坦平，簇擺刀鎗劍戟。錢糧浩大，人物繁華。東西院鼓樂喧天，南北店貨財滿地。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

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個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

且說吳用，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卻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攆着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個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個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得，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

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卻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遠跟在背後，脚高步低，望市心裏來，吳用搖着鈴杵，口裏念四句口號道：『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吳用又道：『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個，跟着看了笑。卻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自歌自笑，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鬧動。

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闐，喚當值的問道：『如何街上熱鬧？』當值的報覆：『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捨的。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滲瀨，走又走的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值的，與我請他來。』當值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何人請我？』當值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遠只在鵝頂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來，見盧員外時，那人生的如何，有滿庭芳詞爲證：

目矍雙瞳，眉分八字，身軀九尺如銀。威風凜凜，儀表似天神。慣使一條棍棒，護身龍絕技無倫。京城內家傳清白，積祖富豪門。殺場臨敵處，衝開萬馬，掃退千軍。更忠肝貫日，壯氣凌雲。慷慨疎財仗義，論英名播滿乾坤。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

當時吳用向前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禮問道：『先生貴鄉？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自號談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算命。』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已罷，叫當值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個。』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則個。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排在桌上，算了

一回，拿起算子桌上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兇！』吳用道：『員外若不見怪，當以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之家；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歎而言：『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諂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言當惡言，小生當退。』盧俊義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戲耳，願聽指教。』吳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見怪！』盧俊義道：『在下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但今年時犯歲君，正交惡限；目今百日之內，屍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便回員外道：『只除非去東南方異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難。雖有些驚恐，卻不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的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日後應驗，方知小生靈處。』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粉壁上寫。吳用口歌四句：『虛花叢裏一扁舟，俊傑俄從此地遊。義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難可無憂。』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誤了小生賣卦，改日再來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用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圈套，準備機關，迎接盧俊義，他早晚便來也！』

且不說吳用，李逵還寨，卻說盧俊義自從算卦之後，寸心如割，坐立不安，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聽了這算命的話，一口耐不得，便叫當值的，喚衆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凍倒盧員外門前。盧俊義救了他性命，養在家中；因見

他勤謹，寫的算的，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抬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一家內都稱他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

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說猶未了，階前走過一人來，但見：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縉掩口細髯，十分腰細膀闊。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護項一枚香羅手帕，腰間斜插名人扇，鬢畔常簪四季花。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不則一身好花繡，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的：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賽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尼。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會有一篇沁園春詞單道着燕青的好處，但見：

唇若塗朱，睛如點漆，面似堆瓊。有出人英武，凌雲志氣，資稟聰明。儀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誇能，伊州古調，唱出繞梁聲，果然是藝苑專精，風月叢中第一名。聽鼓板喧雲，笙聲嘹亮，暢叙幽情。棍棒參差，拉拳飛脚，四百軍州到處驚，人都羨英雄領袖，「浪子」燕青。

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

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東南方有個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

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晦，三者做些買賣，觀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

李固道：「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話。』」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卻晚矣。」

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等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倒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到敢有場好笑。」

盤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觀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算個男子大丈夫！」

說猶未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來，乃是盧員外的渾家，年方二十五歲，姓賈，嫁與盧俊義，纔方五載。娘子賈氏便道：「丈夫，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個家業，就驚受怕，虎穴龍潭裏做買賣。你且只在家內，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自古禍出師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

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蔭，學得些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的三五十個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的，要帶李固去；他須省的，又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個



樁主。」

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走不的多路。」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個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面如土色，衆人誰敢再說，各自散了。

李固只得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腳夫，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個個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去。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個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說罷，燕青在面前拜了。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去三瓦兩舍打鬧。」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

盧俊提了鎗棒，出到城外，有詩一首，單道盧俊義這條好棒：

掛壁懸崖欺瑞雪，

撐天柱地撼狂風。

雖然身上無牙爪，

出水巴山秃尾龍。

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個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喫，省得耽擱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個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裏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房裏，倚了鎗棒，掛了氈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

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

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個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日子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住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下了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個包裹，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哥討了四根竹竿，每一根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栲栳大小幾個字，寫道：

慷慨北京盧俊義，

遠馱貨物離鄉地。

一心只要捉強人，

那時方表男兒志。

李固等衆人看了，一齊叫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卻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的。』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厮們都和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叫苦不迭，衆車脚夫都癡呆了。李固跪在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的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併？我思量平生所學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而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已準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個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上。撇了貨物不打緊，且收拾車子捉人，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願。若你們不肯去的，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從了行。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桿棒上，三個了兒扣牢了，趕着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

交的大樹。卻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的李固和兩個當直沒躲處。盧俊義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攔翻，你們與我便縛！』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百五十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裏一聲砲響，托地跳出一等好漢，怎地模樣，但見：

茜紅頭巾，  
金花斜裹；

鐵甲風盔，  
錦衣繡襖。

血染髭髯，  
虎威雄暴；

大斧一雙，  
人皆嚇倒。

當下李遼手搥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遼呵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中了俺軍師妙計，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搥着手中朴刀，來鬪李遼，李遼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遼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遼在林木蔭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遼飛奔亂松林去了。盧俊義跟過林子這邊，一個也不見了。卻待回身，只聽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認的俺麼？』盧俊義看時，卻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洒家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上山。』盧俊義焦燥，大罵：『秃驢敢如此無禮！』撚手中寶刀，直取那和尚。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個鬪不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盧俊義不趕和尚，來鬪武松，又不三合，拔步便走。盧俊義哈哈大笑：『我不趕你們。這厮何足道』

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叫道：「盧員外，如何省得！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哥哥定下的計策，你待要走那裏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便是「赤髮鬼」劉唐。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好漢「沒遮欄」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個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只聽的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便轉身鬪背後好漢，卻是「撲天鵬」李應。三個頭領，丁字脚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鬪，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個頭領各自賣個破綻，一齊拔步去了。盧俊義又鬪得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再回林子邊，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串，縛在後面；鳴鑼擂鼓，投松樹那裏去。

盧俊義望見，心如火熾，氣似烟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聲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個是「美髯公」朱仝，一個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好好的把車仗人馬還我！」朱仝手撚長鬚大笑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中了俺軍師妙計，便肋生雙翅。也飛不出去。快來大寨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仝，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二合，兩個回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趕翻一個，卻纔討得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個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鼓板吹簫，仰面看時，風颯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蓋着宋江，左有吳用，右公孫勝。一行部從二百餘人，一齊聲喝道：「員外，別來無恙！」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罵山上。吳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牆，迎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責。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

箭！」說猶未了，驀地一箭，正中盧俊義頂上氈笠兒的紅纓。喫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沖，引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山東邊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山西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投沒路。看看天色將晚，脚又疼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逕僻小徑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烟迷遠水，霧鎖深山，星月微明，不分菴莽。正走之間，不到天盡頭，須到地盡處，看看走到鴨嘴灘頭，只一望時，但見滿目蘆花，茫茫烟水。盧俊義看見，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好人言，今日果有恁惶事。』

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蹤失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個！』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卻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有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個人：前面一個，赤條條地拿一着一條水篙，後面那個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生來不會讀詩書，  
且就梁山泊裏居。

准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

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右邊蘆葦蔭中，也是兩個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搖着櫓，啞啞之聲；前面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潑皮身，  
賦性從來要殺人。

萬兩黃金渾不愛，  
一心要捉『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倒提鐵鑽篙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逃難可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聽了，心內轉驚，自想齊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小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若還不肯降時，枉送了你的性命！』盧俊義大驚，喝一聲說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攔將來。李俊見朴刀攔將來。拿定掉牌，一個背拋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朴刀又攔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把手挾住船梢，腳踏水浪，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正是鋪排打鳳撈龍計，坑陷驚天動地人。畢竟盧俊義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曾水，被『浪裏白跳』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又鑽過對岸來，搶了扑刀，張順把盧俊義直奔岸邊來。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溼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隨即差人，將一包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着。八個小喽囉，擡過一乘轎來，扶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旣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大笑，說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却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上前說道：『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爲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答禮道：『不才無識無能，誤犯虎威，萬死尙輕，何故相戲？』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戲。實慕員外威德，如饑如渴。萬望不棄鄙處，爲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回說：『寧就死亡，實難從命。』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置備酒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了幾杯，小喽囉請去後堂歇了。

次日，宋江殺羊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謙讓在中間裏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小字之面

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答道：「頭領差矣！小可身無罪累，頗有些少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寧死實難聽從。」吳用并衆頭領一個個說，盧俊義越不肯落草。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略住數日，却送還宅。」盧俊義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吳用問道：「李都督，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個大銀，把與李固；兩個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個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道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過三五日，便回也。」李固只要脫身，滿口應說：「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督下山，便來也。」

吳用只推發送李固，却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個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喽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個字，每一句包着一個字。「蘆花蕩裏一扁舟」，包個「盧」字；「俊傑那能此地遊」，包個「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包個「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包個「反」字；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個星夜自回去，休指望你主人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正是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更不回。

話分兩處。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說誘盧俊義，筵會直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承衆頭領好意相留，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



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聊備小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却。』又過了一日。明日宋江請，後日吳用請，大後日公孫勝請。話休絮繁，三十餘個上廳頭領，每日輪一個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尋思，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

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捨着一條性命，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喫我弟兄們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笑道：「不會見這般請客的，甚是龔鹵。員外休怪，見他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不覺又過了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其次弟兄，也會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悔之晚矣。』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終無惡意。」』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却好三五十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又早是中秋節近。盧俊義思想歸期，對宋江訴說。宋江見盧俊義思歸苦切，便道：『這個容易，來日金沙灘送別。』盧俊義大喜。有詩爲證：

一別家山歲月賒，寸心無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雙翼，欲借天風過水涯。

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推道：『非是虛某說口，金帛錢財，家中頗有；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賜與之物，決不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

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襤褸，看着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擡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道：『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我趕逐出門。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個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無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權在庵內安身。正要往梁山泊尋見主人，又不敢造次。若主人果自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個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廝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倒來反說！我到家中間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

奔到城內，選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只怕發怒，待休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慢慢地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方纔舉筋，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

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拿到當面，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卦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撥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個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家，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到這裏，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廳上稟說道：「這個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的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由分說，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仰天歎曰：「是我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喫了三十殺威棒，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炕上坐着。

那個兩院押牢節級——帶管劊子，把手指道：「你認的我麼？」盧俊義看，不敢則聲。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兩院押牢稱蔡福，  
堂堂儀表氣凌雲。

腰間緊繫青鬚帶，  
頭上高懸墊角巾。

行刑問事人傾膽，  
使索施枷鬼斷魂。

滿那誇稱『鐵臂膊』，殺人到處顯精神。

這兩院押獄，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為『鐵臂膊』。傍邊立着一個嫡親兄弟，叫做蔡慶，有詩為證：

押獄叢中稱蔡慶，眉濃眼大性剛強。

茜紅衫上描瀾綉，茶褐衣中繡木香。

曲曲領沿深染皂，飄飄博帶淺塗黃。

金環燦爛頭巾小，一朵花枝插鬢傍。

這個小押獄蔡慶，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挂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

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個飯罐，面帶憂容。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擎着兩行眼淚，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便。』說罷，淚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

蔡福轉過州橋來，只見一個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卻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奸不虧瞞，俏不虧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見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

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的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固，你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個虛員外，只值得這一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簾，隨即入來，那人叫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打扮得整齊；身穿鴉翅青圓領，腰繫羊脂玉鬧妝，頭帶駿驄冠，足躡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個商議閣裏，刀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疎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虛員外消息。誰知被贓官汙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靈，特來到宅告知：如是留得虛員外性命在

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濼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蒙語諾，當報大恩。」出門喚個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個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個不會走的。

蔡福得了這個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

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個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

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欲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不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及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個是扶同註誤，難問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

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詩曰：

不親女色丈夫身，

爲甚離家憶內人？

誰料室中獅子吼，

却能斷送玉麒麟！

且說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着，請

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罷，李爾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仇家。如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僻靜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兩相顧，沉吟了半晌，見了兩箇大銀，如何不起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也是個好男子，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爾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個。』

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呼冤，上下看顧則個。』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閒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幫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盧員外一生財主，今做了囚人，無計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氣，紛紛黃葉墮，對對寒鴻飛，憂悶之中，只聽的橫笛之聲，正是：

誰家玉笛弄秋清，  
撩亂無端惱客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  
非干吹出斷腸聲。

兩個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個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個公人，那裏倒來伏侍罪人。你若飯喫，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溼，又燒不着，一齊

滅了，甬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做得飯熟，兩個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個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個自洗了腳，撥一盆百煎滾湯，脹盧俊義洗腳。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個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腳時，都時潦漿泡，點地不得。

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攏，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怨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捱不動了，可憐見權歇一歇！」兩個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個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個。」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個：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攪將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臥在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喫一交？」仰着臉四下裏看時，不見動靜。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個人。聽的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頸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腳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



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閃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厮兩個。見他把主人監在使臣房裏，又見李固請去說話，小乙疑猜這厮們要害主人，連夜直跟出城來。主人在村店裏時，小乙伏侍在外頭，比及五更裏起來，小乙先在這裏等候。想這厮們必來這林子裏下手。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箇，主人見麼？』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枝快箭，端的是百發百中。怎見得弩箭好處：

弩棒勁裁烏木，山根對嵌紅牙。撥手輕襯水晶，弦索半抽金線。背纏錦袋，彎彎如秋月未圓；穩放鸚翎，急急似流星飛迸。

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了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痕發作，腳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邊，搜出銀兩，帶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行走。不到十數里，早走不動。見一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買些酒肉權且充饑，兩個暫時安歇這裏。

却說過往人，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檢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坊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却說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瘡，又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村坊裏排頭說來，畫兩個模樣，小二見了，連忙去報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

却說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子，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

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定，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

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饑，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岡子上，蔞蔞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啼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湯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雀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弩子響處，正中喜雀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燕青大踏走趕下岡子去，不見了喜雀。正尋之間，只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怎生打扮，但見：

前頭的，帶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搭膊。穿半膝軟襪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

這兩個來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廝拍。燕青轉回身，看了這兩個，尋思道：『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兩個，奪了包裹，卻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種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卻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漢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剜。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卻誰爲主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報甚麼音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卻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報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箇。』二人見說，呵呵大笑，說道：『早是不殺了

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穿皂的不是別人，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後面的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項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燕青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

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嘆，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只見人家閉戶關門，石秀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

石秀聽罷，走來市曹上看時，十字路口，是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閑兒坐了。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只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怪眼說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牕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鋪鋪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公事，快算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皂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鎗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後隨。押牢節級猙獰，仗刃公人猛勇。高頭馬上，監斬官勝似活閻羅；刀劍林中，掌法吏猶如追命鬼。可憐十字街心

裏，要殺含冤負屈人！

石秀在樓牕外看時，十字路口，週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梃，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看，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拿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山牌，衆人齊和一聲。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和裏，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

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攏來。隨你好漢英雄，怎出高城峻壘？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個，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里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鈎搭住，套索絆翻，可憐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敵衆。兩個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了，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賊萬賊價罵，廳上衆人都說呆了。梁中書聽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 meaning 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泊好漢，把他兩個做一處牢裏關着，每日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因此不會喫苦，倒將養得好了。却說梁中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有七八十個，跌傷頭面，磕損皮膚，撞折腿腳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書看了，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帖子上寫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將府，布告天下。今爲大宋朝濫官當道，污吏專權，毆死良民，塗炭萬姓。北京盧俊義乃豪傑之士，今者啓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狗奸賄，殺害善良！特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奸婦奸夫，吾無侵擾；倘若故傷羽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處，玉石俱焚。勦除奸詐，殄滅愚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談笑入城，並無輕恕。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好義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

當時梁中書看了沒頭告示，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判決？』王太守是個善儒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

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中奏朝廷；二即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着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北京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爲未便。」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便道：「這兩個賊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恐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他走了。你弟兄兩個，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他兩個，不在話下。

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大刀」關達，「天王」李成兩個，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個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賊片甲不回！」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花繡纓，賞勞二將。兩個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

次日，李成陞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鋒」索超，又出頭相見。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大名，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隨後却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下寨柵。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周圍密布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來，便要建功。

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却是吳學究聞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虛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

泊，把上項事備細與眾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眾，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意，啓請盧員外上山來聚義，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當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願獻一計，乘此機會，就取北京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個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便喚「錢而孔」裴宣，派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會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北京，把梁中書砍做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屍萬段。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心願。」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北京非比別處州府，且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休這般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且看兄弟去如何。若還輸了，誓不回山。」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誤。

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久已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鬥之心；各恨不平，盡想報讎之念。得蒙差遣，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摩拳擦掌，時刻下山。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逵，部領小嘍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第四撥：「撲天鵬」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簇帳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養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圮。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左軍頭領，「雙鞭」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

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并帶砲手『轟天雷』凌振，接應糧草。探聽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唐，朱仝，穆弘，四個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話下。

却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的，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奔前來。李成鞭梢一指，軍健脚踏硬弩，手拽強弓，梁山泊好漢在庾家疇一字兒擺成陣勢，只見：

人人都帶茜紅巾，個個齊穿紉納襖，鷺鷥腿緊繫腳紉，虎狼腰半拴裹肚。三股叉直迸寒光，四稜簡橫拖冷霧。柳葉鎗，火尖鎗密布如麻；青銅刀，偃月刀，紛紛似雪。滿地紅旗飄火焰，半空赤幟耀霞光。

東陣上只見一員好漢，當前出馬，乃是『黑旋風』李逵，手搦雙斧，睜圓怪眼，咬碎剛牙，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旋風』麼？』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腌臢草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割雞焉用牛刀，自有戰將建功，不必主將掛念。』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撚長鎗，引領部下五百馬軍，飛奔衝將過來。李逵膽勇過人，雖是帶甲遮護，怎當馬軍一衝，當時四下奔走。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疇來，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嘍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廝們倒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



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疇來。只見前面搖旗吶喊，搥鼓鳴鑼，又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却是一員女將，結束得十分標致，有念奴嬌爲證：

玉雪肌膚，芙蓉模樣，有天然標格。金鏗輝煌鱗甲動，銀滲紅羅抹額。玉手纖纖，雙持寶刃。恁英雄  
 烜赫，眼溜秋波，萬種妖嬈堪摘。警謖馳寶馬當前，霜刃如風，要把官兵斬馘。粉面塵飛，征袍汗  
 濕，殺氣騰胸腋。戰士消魂，敵人喪膽，女將中間奇特。得勝歸來，隱隱笑生雙頰。

且說扈三娘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女將一丈青』，左有顧大嫂，右有孫二娘，引一千餘軍馬，盡是七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先鋒與我向前迎敵，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領了將令，手搦金蘸斧，拍坐下馬，殺奔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裏趕殺。正趕之間，只聽的喊聲震地，霧氣遮天，一彪人馬，飛也似追來。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首尾不能管顧，急退入庾家疇時，左衝出解珍，孔亮，部領人馬，趕殺將來；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又殺到來。三員女將，撥轉馬頭，隨後殺來，趕的李成軍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折一陣。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紮下營寨。

且說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聞某不才，來日願決一陣，務要全勝。』當夜商議定了，傳令與軍士得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早見宋江軍馬，潑風也似價來，但見：

征雲冉冉飛晴空，  
 征塵漠漠迷西東。

十萬貔貅聲震地，  
 車廂火砲如雷轟。

鑿鼓鑿鑿撼山谷，旌旗獵獵搖天風。

鎗影搖空翻玉蟒，劍光耀日飛蒼龍。

六師鷹揚鬼神泣，三軍英勇貅虎同。

罡星煞曜降凡世，天蓬丁甲離青穹。

銀盔金甲灑冰雪，強弓硬弩真難攻。

人人只欲盡忠義，擒王斬將非邀功。

『大刀』聞達不知量，狂言逞技真雕蟲！

飛虎峪中兵四起，星馳電逐無前鋒。

閉關收拾殘戈甲，有如脫兔潛葭蓬。

當日『大刀』聞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脚。花腔鼙鼓插，雜彩繡旗搖。宋江陣中，早

已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怎生打扮：

頭戴朱紅漆笠，身穿絳色袍鮮，連環鎖甲獸吞肩。抹綠戰靴雲嵌，鳳翅明盔耀日，獅鬚寶帶腰懸。狼

牙泥棍手中拈，凜凜英雄罕見。

秦明勒馬，厲聲高叫：『北京濫官污吏聽着！多時要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

石秀送將過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便教崑岡火起，玉石俱

焚，只在目前。有話早說，休得俄延。』說猶未了，聞達大怒，便問首將：『誰與我力擒此賊？』說言未

了，腦後鈴響處，一員大將，當先出馬，怎生打扮：

耀日兜鍪晃晃，連環鐵甲重重，團花點翠錦袍紅，金帶鏤成雙鳳。鵠畫弓藏袋內，狼牙箭插壺中。雕

鞍穩定五花龍，大斧手中摩弄。

這個是北京上將，姓索，名超，因爲此人性急，皆呼他爲『急先鋒』，出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厮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奸人不做，却去落草爲賊，我今拿住你時，碎屍萬段，死有餘辜。』這個秦明，又是一個性急的人，聽了這話，正是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輪狼牙棍直奔將來；索超縱馬，直挺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般軍器並舉，衆軍吶喊。鬪過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軍中先鋒隊裏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驥的索超較親，聽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來。殺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度家矚，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當晚聞達直奔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奔城來。

再說聞達奔到飛虎峪，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正在寨中商議計策，小校來報：『近山上一帶火起！』聞達帶領軍兵，上馬看時，只見東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照的遍野通紅。聞達便引軍兵迎敵，山後又是馬軍來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橫殺將來。聞達措手不及，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衝擊將來。後面喊聲又起，却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併力殺來。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起，火光晃輝，却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放起砲來。聞達引軍奪路，奔城而去。只見前面鼓聲響處，早有一彪軍馬攔路，火光叢中，閃出首將『豹子頭』林沖，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下裏戰鼓齊鳴，烈火競起，衆軍亂攔，各自逃生。聞達手舞大刀，殺開條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戰到天明，已至城下。梁中書聽的這個消息，驚的三魂蕩蕩，七魄幽幽，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準備攻城。

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難以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告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隣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准備插木砲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個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弔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隣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不在話下。且說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

不說宋江軍兵攻城，且說首將王定齎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瞳，槐樹坡，飛虎峪，——三處斃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大名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發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院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章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何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廝議，各有懼色。只見那步司太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衙門防禦使保義，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的面如鍋底，鼻孔朝天，捲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剛刀，武藝出衆。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番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

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個兵馬保義使。童貫是個阿諛諂佞之徒，與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當時此人忍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個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的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

話休絮繁。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個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師面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綵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却，便請收拾赴京。』關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個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兄。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得蒙太師呼喚，一同前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諾，就行催請登程。

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數個人，收拾刀馬，盔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蔡京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鬚，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若塗硃。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道：『小將三旬有二。』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北京城郭，請問良將，願施妙策，以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

注，驚羣動衆。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北京，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正合吾心。」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爲合後，關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行，大刀闊斧，殺奔梁山泊來。直教龍離大海，不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辦張牙舞爪？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殿珠。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話說蒲東關勝，這人慣使口大刀，英雄蓋世，義勇過人。當日辭了太師，統領着二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

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李成，聞達，那裏敢出陣。索超箭瘡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間，猛然想起圍城既久，不見有救軍接應，戴宗回去，尙不見來，默然覺得神思恍惚，寢食不安。忽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山寨，如之奈何！兄長不可不慮。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菩薩玄孫，蒲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奔梁山泊去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山寨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軍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沖，引五百軍兵，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砲，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砲，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倒施旌旗，不鳴戰鼓，却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後，方纔盡

退。

城上望見宋江軍馬，手拖旗旛，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報與梁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的，隨即喚李成，聞達商議。聞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厮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到來，齎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書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

且說宋江引兵退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直退到飛虎峪那邊，只聽的背後火炮齊響。李成，聞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只見旗旛對刺，戰鼓亂鳴。李成，聞達火急回軍，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沖，各引五千軍馬，兩邊殺來。措手不及，知道中了奸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軍馬，大殺一陣，殺的李成，聞達金盔倒納，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而回。早轉近梁山泊邊，却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趕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

且說水寨內頭領『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跳』張順，當時議定：『我和你弟兄兩個，自來寨中，不會建功。只看着別人誇能說會，到受他氣。如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個，先去劫了他寨，捉得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前，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的一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惹人恥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够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去。』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帶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敢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却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



蓋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當時暗傳號令，教衆軍俱各如此準備。三軍得令，各自潛伏。且說張橫將引三二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蹤躡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奔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煒煌，關勝手撚髭髯，坐看兵書。張橫暗喜，手拈長鎗，拾入帳房裏來。傍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的張橫倒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裏伏兵亂起，可憐會水張橫，怎脫平川羅網。二三百人，不會走的一個，盡數被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草賊，安敢侮吾！』將張橫陷車盛了，其餘者盡數監了；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

不說關勝捉了張橫，却說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却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却怎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個自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會得哥哥將令，却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八段。』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的是。』張順送他三個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架船一百餘隻，一齊殺奔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見識賊奴，何足爲慮？』隨即喚首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且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吶聲喊起，搶入寨來。只見寨內鎗刀豎立，旌旗不倒，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疊疊，圍裏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便走，急到的水邊，後軍趕上，撓鉤齊下，套索飛來，把這『活閻羅』阮小七搭住，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却得『混江龍』李俊帶的童威，童猛死救回去。

不說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車之中。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報說這個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的關勝，吳用道：『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說猶未了，猛聽

得戰鼓齊鳴，却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喚：『首將那個出馬，先拿這廝。』只見『小李廣』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個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弓弦響，却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鏗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枝箭，看的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鎧裏藏身，又躲過了。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鏗地一聲響，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便使人報與關勝。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過戰馬來！』那匹馬，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渾身上下，沒一根雜毛，純是火炭般赤。拴一副皮甲，束三條肚帶。關勝全裝披掛，綽刀上馬，直臨陣前，門旗開處，便乃出馬，有西江月一首爲證：

漢國功臣苗裔，三分良將玄孫。繡旗飄動動天兵，金甲綠袍相稱。赤兔馬騰騰紫霞，青龍刀凜凜寒冰。蒲東郡內產豪英，義勇『大刀』關勝。

宋江看了關勝一表非俗，與吳用暗暗地喝采，回頭與衆多良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說言未了，林冲忿怒，便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軍師何故減自己威風！』說罷，便挺鎗出馬，直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負朝廷！單要宋江與吾決戰。』宋江在門旗下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到此謹參，惟將軍問罪。』關勝道：『汝爲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布滿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道：『天兵到此，尙然抗拒，巧言令色，怎敢瞞吾！若不下馬受降，着你粉骨碎身！』『霹靂火』秦明聽得大怒，手舞狼牙棍，縱坐下馬，直搶過來。

關勝也縱馬出迎，來關秦明。林冲怕他奪了頭功，猛可裏飛搶過來，逕奔關勝。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廝殺。宋江看了，恐傷關勝，便教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陣前，說道：『正待擒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強欺弱，非所願也。縱使陣上捉他，此人不伏，亦乃惹人恥笑。吾看關勝英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林冲，秦明都不喜歡。當日兩邊各自收兵。

且說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關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主何意？』卻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個郟城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都稱做「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禮義之人，如何省得！』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

當晚寨中納悶，坐臥不安，走出中軍觀看，月色滿天，霜華遍地，嗟歎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個鬚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言要見元帥。』關勝道：『既是如此，與我喚來。』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關勝看了，有些面熟，燈光之下，略也認得，便問是誰。那人道：『乞退左右。』關勝道：『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先前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能還鄉！聽得將軍到來，不勝之喜。早聞宋江在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共立功勳。』關勝聽罷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主，不幸從賊無辜。二人遞相剖露衷情，並無疑心。

次日，宋江舉衆搦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今日可先贏首將，晚間可行此計。』且說呼延灼借副衣甲

穿了，彼各上馬，都到陣前。宋江陣上大罵呼延灼道：『山寨不會虧負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汝等草寇，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仗喪門劍，驅坐下馬，直奔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落馬下。宋江陣上衆軍搶出來，扛了回去。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吳用那厮，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之事。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今日先殺此賊，挫滅威風，今晚偷營，必然成事。』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砲響爲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

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鬃鈴，人披軟戰，軍卒銜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個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個伏路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裏？』呼延灼道：『那裏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砲響，衆軍跟定關勝，殺奔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個，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樹林邊腦後一聲砲響，四下裏撓鉤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卻說林冲，花榮，自引一枝軍馬，截住郝思文，回頭所殺。月光之下，遙見郝思文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證：

千丈凌雲豪氣，一團筋骨精神。橫鎗躍馬蕩征塵，四海英雄難近。車着戰袍錦繡，七星甲掛龍麟。

天丁元是郝思文，飛馬當前出陣。

林冲大喝道：『你主將關勝，中計被擒，你這無名小將，何不下馬受縛？』郝思文大怒，直取林冲，二馬相交，鬪無數合，花榮挺鎗助戰，郝思文勢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個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綿套索，把郝思文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

話分兩處。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宣贊，當路正逢此人。那宣贊怎生打扮，右西江月爲證。

捲縮短黃鬚髮，凹兜黑墨容顏。睜開怪眼似雙環，鼻孔朝天仰面。手內鋼刀耀雪，護身鎧甲連環。海驢赤馬錦鞍韉，那馬英雄宣贊。

當下宣贊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宣贊。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宣贊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撲天鵬』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搶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卻去招安四下收殘人馬。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關勝連忙答禮，閉口無言，手脚無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顧與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並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俺三人願早賜一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話不虛傳。今日我等有家難奔，有國難投，願在帳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

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滄東，搬取關勝老小，都不在話下。

宋江正飲宴間，默然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淚下。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去打北京，必然成事。』關勝便起身說道：『小將無可報答不殺之罪，願爲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撥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北京頭領，不缺一個。再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盔甲隨去，以次再望北京進發。

這裏卻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說得目瞪口呆，手脚無措。只見索超稟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且復此讎。』梁中書隨即賞了索超，便教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時候正冷，連日彤雲密布，朔風亂吼。宋江兵到，索超直至飛虎峪下寨。次日，引兵迎敵，宋江引前部呂方，郭盛，上高阜處看關勝厮杀。三通戰鼓罷，關勝出陣。只見對面索超出馬，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卻不認得。隨征軍卒說道：『這個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索超聽了，並不答話，直搶過來，逕奔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兩個鬪無十合，李成正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怯，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夾攻關勝。這邊宣贊，卻思文見了，各持兵器，前來助戰。——五騎馬攪做一塊。宋江在高阜看見，鞭梢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殺得七斷八絕，連夜退入城去，堅閉不出。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住軍馬。次日，索超親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戲戰：『他若追來，乘勢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陣，歡喜入城。

當晚彤雲四合，紛紛雪下，吳用已有計了，暗差步軍，去北京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土蓋。是夜雪急風嚴，平明看時，約有二尺深雪。城上望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柵立不定。索超看了，便點三百軍馬，就時追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卻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戰，勒馬

橫鎗，前來迎敵。卻纔與索超交馬，棄鎗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邊來。索超是個性急的，那裏照顧。這裏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棄馬，跳入澗中去了，向着前面，口裏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馬搶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砲響，索超連人和馬，攛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也須七損八傷。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坑。畢竟『急先鋒』索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話說宋江軍中，因這一場大雪，吳用定這條計策，就雪中捉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入城去，報說索超被擒。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不由他不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不許出戰。意欲殺了盧俊義，石秀，猶恐激惱了宋江，朝廷急無兵馬救應，其禍愈速；只得教監守着二人，再行申報京師，聽憑蔡太師處分。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致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爲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污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不棄，同以忠義爲主。』楊志向前另敘一禮，又細勸了一番。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數，自然契合，降了宋江。當夜帳中置酒作賀。

次日，商議攻城，一連打了數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憂悶，當夜帳中伏枕而臥，忽然陰風颯颯，寒氣逼人，宋江擡頭看時，只見『天王』晁蓋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不去，更待何時？』立在面前。宋江喫了一驚，急起身問道：『哥哥從何而來？屈死冤讎，不會報得，中心日夜不安。前者一向不會致祭，以致顯靈，必有見責。』晁蓋道：『非爲此也。兄弟靠後，陽氣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來報你，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爲上計。』宋江卻欲再問明白，趕向前去說道：『哥哥陰魂到此，望說真實。』被晁蓋一推，撒然覺來，卻是南柯一夢。便叫小校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上，宋江說其異事。吳用道：『既是晁天王顯聖，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凍，軍馬難以久住，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攻城，亦未爲晚。』宋江道：『軍師之言甚當，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縲紲，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廝們害他性命。此

事進退兩難。」

計議未定。次日只見宋江覺道神思疲倦，身體酸疼，頭如斧劈，身似籠蒸，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面前看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盤子一般紅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菘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便買此物，安排與哥哥喫。」一面使人尋藥醫治，亦不能好。只見「浪裏白跳」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不能得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向後小弟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與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請他來。」吳用道：「兄長夢見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個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爲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吳用叫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三二十兩碎銀作爲盤纏，分付與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誤。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兄弟可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

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權且收軍，罷戰回山。」車子載了宋江，連夜起發，北京城內，曾經了伏兵之計，只猜他引誘，不敢來追。次日，梁中書見報，說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用那廝，詭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追趕。」話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趲行。時值冬盡，無雨卽雪，路上好生艱難。更兼慌張，不會帶得雨具，行了十多日，早近揚子江邊。是日北風大作，凍雲低垂，飛飛揚揚，下一天大雪，張順冒着風雪，要過大江，捨命而行。雖是景物淒涼，江內別是幾般清致，有西江月爲證：

嘹唳凍雲孤鴈，盤旋枯木寒鴉。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飄瓊亂灑。玉壓橋邊酒旆，銀鋪渡口魚牒。前村隱隱兩三家，江上晚來堪畫。

那張順獨自一個奔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的，並無一隻，只叫得苦。透着這江邊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煙起。張順叫道：『船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地響，走出一個人來，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往那裏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個。』那船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月明時，我便渡你過去，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的是。』便與船公鑽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着一隻小船，見篷底下個瘦後生，在那裏向火。船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濕衣服都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上捲倒在艙裏，叫船公道：『這裏有酒賣麼？買些來喫也好。』船公道：『酒卻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張順喫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到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向着炭火，烘着上蓋的納襖，看見張順睡覺了，便叫船公道：『大哥，你見麼？』船公盤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索上船，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咿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船公在船艙裏取纜船索，輕輕地把張順網縛做一塊，便去船梢艙板底下，取出板刀來。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掙挫不得。船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張順道：『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船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囹圄死，冤魂便不來纏你。』船公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

那船公便去打開箱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便沒心分與那瘦後生，叫道：『五哥，和你說話。』那人鑽入艙裏來，被船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時，砍的伶仃，推下水去。船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船去了。

却說張順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去，就江底下咬斷索子，赴裏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燈光。張順爬上岸，水涼涼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個村酒店，半夜起來釀酒，破壁縫透出燈

光。張順叫開門時，見個老丈，納頭便拜。老兒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來建康幹事。晚了，隔江覓船，不想撞着兩個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了，擲入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個。』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下，把個衲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盪些熱酒與他喫。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裏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爲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似我這裏草賊！若得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污官吏痔惱！』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跳」張順。因爲俺哥哥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這兩個賊男女縛了雙手，擲下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裏。』老丈道：『你既是那裏好漢，我叫兒子出來，和你相見。』不多時，後面走出一個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爲走跳得快，人都喚小做「活閃婆」王定六。生平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師，不得傳授，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纔哥哥被兩個劫了的，小人都認得：一個是「截江鬼」張旺；那一個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做「油裏餛」孫五。這兩個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廝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讎。』張順道：『感承兄弟好意。我爲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裏。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相會。』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與張順換了。連忙置酒相待，不在話下。次日，天晴雪消，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

張順進得城中，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有首詩

單題安道全好處：

肘後良方有百篇，

重生扁鵲應難比，

金針玉刃得師傳。  
萬里傳名安道全。

這安道全祖傳內科，外科盡皆醫得，以此遠近馳名。當時看了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遂至裏面，把這鬧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天下義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婦亡過，家中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却不去，張順也難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個煙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往來。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麗，安道全以此眷顧他，有詩爲證：

蕙質溫柔更老成，

玉童明月逼人清。

步搖寶髻尋春去，

露濕淩波帶月行。

丹臉笑回花萼麗，

朱絃歌罷綵雲停。

願教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柳情。

常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爲叔叔。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則是一個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又不捨閣。』李巧奴撒嬌撒癡，便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依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兒飛！』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喫了這婆娘。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攜去巧奴房裏，睡在牀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自歸去，我家又沒

睡處。」張順道：「只待哥哥酒醒同去。」以此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

張順心中憂煎，那裏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裏？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兩銀子，送與姐姐打些釵環，老娘怎地做個方便，教他和我廝會則個。」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見是「截江鬼」張旺。原來這廝，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更時候，廚下兩個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打醉眼了。張順悄悄開了房門，掣到廚下，見一把廚刀，明晃晃放在籬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廚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個人，双口早捲了。那兩個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腔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廳，跳牆走了。張順懊惱無極，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上寫道：「殺人者，安道全也！」連寫數十處。

捱到五更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巧奴，張順道：「哥哥，不要則聲，我教你看兩個箇人。」安道全起來，看見四個死屍，赫得渾身麻木，顫做一團。張順道：「哥哥，你見壁上寫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忒這般短命見識！」有詩爲證：

紅粉無情只愛錢，

臨行何事更洩連。

冤魂不赴陽臺夢，

笑煞癡人安道全。

到天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敲開門，取了藥囊，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裏過，可惜不遇見哥哥。』張順道：『我自要幹大事，那裏且報小驢。』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裏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個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船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兒，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攏船傍岸，三個人上船。張順爬入後梢，揭起艙板看時，板刀倚在，張順拿了，再入船艙裏。張旺把船搖開，咿啞之聲，直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叫一聲：『艙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漏水來？』張旺不知是計，把頭鑽入艙裏來，被張順肱膝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張旺看了，則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個瘦後生那裏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得了財，無心分與他，恐他爭論，被我殺死，攬入江裏去了。』張順道：『你認得我麼？』張旺道：『不識得好漢，只求饒了小人一命。』張順喝道：『我生在潯陽江邊，長在小孤山下，作賣魚牙子，誰不認得！只因鬧了江州，上梁山泊，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你這厮漏我下船，縛住雙手，攬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讎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捉在船艙中，把手脚四馬攢蹄，綱縛做一塊，看看那揚子大江，直攬下去，也免了你一刀，張旺性命，眼見得黃昏做鬼。王定六看了，十分歎息。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銀兩，都收拾包裹裏，三人棹船到岸。張順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母收拾起酒店，趕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趕來。

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張順請入村店，買酒相待。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個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誤！』張順看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趕到。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宋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喫，看看待死。』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只怕誤了日期。』戴宗道：『這個容易。』取兩個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兩個離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

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問道：『安太醫何在？』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張順并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

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趕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着，擁到宋江臥榻內，就牀上看時，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脈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脈體無事。身軀雖見沉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飲食漸進。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飲食復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事。衆皆稱歎：『險不誤了兄長之患！』宋江纔得病好，便與吳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痊，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願自己將息，調理體中元陽真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秋時候，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



拿淫婦奸夫，不知兄長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軍師如此扶持，宋江雖死瞑目！」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有分教：北京城內，變成火窟鎗林；大名府中，翻作屍山血海。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府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北京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東京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此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道且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見說，便要催趲軍馬下山去打北京。吳用道：『即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北京年例，大張燈火。我欲乘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大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卻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北京。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個閘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小弟潛地入城，正月十五日夜，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動人馬劫牢，此爲上計。』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吳用次日卻調解珍，解寶，扮做獵戶，去北京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聽令去了。再調杜遷，宋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卻來先奪東門。此是你兩個功勞。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去北京城內鬧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去往來接應。兩個聽令去了。再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北京東門外安歇，只

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個聽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腳僧去北京城外菴院掛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聽令去了。再調鄒淵，鄒潤，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北京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劉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兩個聽令去了。再請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士，卻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砲數百個，直去北京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張順，跟隨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奸夫。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做三對村裏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調撥已定，衆頭領俱各聽令去了。各各遵依軍令，不可有誤。

此是正月初頭，不說梁山泊好漢依次各各下山進發，且說北京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北京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告示亂貼，此是計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厮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中心添搭兩座鰲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人奸計。再着李督監親引鐵騎馬軍，遠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憂。』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衙要去處，卻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聽放燈，都來趕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賽花燈。遠者三二百里去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

賣。家家門前扎起燈柵，都要裹掛好燈，巧樣煙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礮燈，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紙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扎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點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賀豐年。三五兩舍，更不必說。

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個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北京，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若稍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爲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前者呼延灼陣上打了的，是假的，故意要賺關勝，故設此計。第二隊，『豹子頭』林沖，引領馬麟，鄧飛，爲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大刀』關勝，引領宣贊，郝思文爲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爲前部；『青面獸』楊志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五隊，卻調步軍頭領『沒遮欄』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第七隊，步兵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卽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誤。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依令下山，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

且說時遷是個飛簷走壁的人，不從正路入城，夜間越牆而過，城中客店內，卻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

在街上聞走，到晚來，東嶽廟內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卻在城中往來觀看居民百姓搭縛燈棚，懸掛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瓦子裏走出來。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了一個覓，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腌腌臢臢，在那裏求乞。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漢子，紅紅白白面皮，不像叫化的，北京做公的多，倘或被你看破，須誤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說不了，又見個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卻是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飢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卻纔道罷，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卻是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埋冤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卻怎地在那裏說話！到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卻不誤了哥哥大事？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潤，鄒潤，自去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不必多說，只顧臨期各自行事。』五個說了，都出到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卻是『入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聞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寇。十四日，卻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遶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好生晴明，黃昏月上，六街三市，各處坊隅巷陌，點放花燈，大街小巷，都有社火。有詩爲證：

北京三五風光好，

膏雨初晴春意早。

銀花火樹不夜城，

陸地擁出蓬萊島。

燭龍銜照夜光寒，

人民歌舞欣時安。

五鳳羽扶雙貝闕，

六鯨背駕三神山。

紅粧女立朱簾下，  
白面郎騎紫驢馬。

笙簫嘹唳入青雲，  
月光清射鴛鴦瓦。

翠雲樓高侵碧天，  
嬉遊來往多嬋娟。

燈毬燦爛若錦繡，  
王孫公子真神仙。

遊人輾轉尙未絕，  
高樓頃刻生雲煙。

是夜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却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蔡節級只認得柴進，便請入裏面去，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卻。』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

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婦，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籃，去城隍廟裏廊下坐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潤，挑着燈，在城中閒走。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間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都不在話下。

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卻說時遷挾着一個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鵝兒，窺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閣社，子弟們鬧鬧曬曬，都在樓上

打圍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買鬧鵝兒的，各處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又上掛着鬼兒，在閣子前覷。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彈？』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了西門外。』解珍分付時遷道：『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奔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切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

卻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到留守司前。

卻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閒坐，初聽報說，尙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魂不附體，慌忙快叫『備馬』！

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月，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卻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上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扑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杜遷，宋萬卻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發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撚鋼叉，在那裏東衝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卻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衙前，虞侯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炮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潤，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去，爬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北京城內百城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神號



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卻說梁中書奔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兵馬擺滿，旗號上寫道：『大將呼延灼』，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驍勇；左有韓滔，右有彭玘，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雁翅一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在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攔』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籌步軍好漢當先，手撚扑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弔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手下裏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却是『大刀』關勝，拍動赤兔馬，手舞青龍刀，逕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兩肋裏撞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鬪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却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楊志，又殺將來。李成且戰且走，折軍大半，護着梁中書，衝路走脫。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之事。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老小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入去。鄒淵，鄒潤，却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裏柴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在門邊看時，鄒淵，鄒潤，早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由他弟兄兩個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潤接着，

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

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潤五個弟兄，遷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奔走。只聽得排門一帶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裏面開了後門，覓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自家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攢入艙裏，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劈鬚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的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

再說盧俊義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却說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柴進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教休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但見：

烟迷城市，火燎樓臺，紅光影裏碎琉璃，黑焰叢中燒翡翠。娛人傀儡，顧不得面是背非；照夜山棚，誰管取前明後暗。斑毛老子，猖狂燎盡白鬚鬚；綠髮兒郎，奔走不收華蓋傘。踏竹馬的，暗中刀鎗；舞鮑老的，難免刃槩。如花仕女，人叢中金墜玉崩；瓶景佳人，片時間星飛雲散。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戰爭場。

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却接着盧員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顧，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落，不在話下。

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又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喊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三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二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又上床。畢竟梁中書一行人馬，怎地煞結。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尋得敗殘軍馬，投南便走。正行之間，又撞着兩隊伏兵，前後掩殺。李成當先，聞達在後，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脫得大難，頭盔不整，衣甲飄零，雖是折了人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了。樊瑞引項充，李袞，乘勢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內聽令。

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段疋綾綿，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糶米俵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儲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正是鞍上將敲金鐃響，馬前軍唱凱歌回。却叫戴宗先去報宋江。宋公明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我等衆人，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遭此難，幾被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見，大慰平生。』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深感衆頭領之德，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膽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稱謝不盡。』當下宋江要盧員外爲尊，盧俊義拜道：『盧某是何等之人，敢爲山寨之主？若得與兄長執鞭擊鎗，願爲一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逵道：『哥哥若讓別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殺將起來。』武松道：『哥哥只管讓來讓去，讓得弟兄們心腸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麼！不得多言！』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

透叫道：『今朝都沒事了，哥哥便做朝廷，教盧員外做丞相，我們都做大官，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却不強似在這裏烏亂。』宋江大怒，喝罵李逵。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歡喜，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眷，薛永已收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奸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兩個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出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厮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剖腹剜心，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衆頭領盡皆作賀，稱讚不已。

且不说梁山泊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却說北京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聞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戲。老小時，十損八九，衆皆號哭不已。比及隣近起軍追趕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得遠了，且教各自收軍。梁中書的夫人，躲得在後花園中，逃得性命，便叫丈夫寫表，申奏朝廷，寫書教太師知道：『早早調兵遣將，勦除賊寇報仇。抄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總折却三萬有餘。』首將齎了奏文密書上路，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太師教喚人來，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密書中奏，訴說打破北京，賊寇浩大，不能抵敵。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歸梁中書身上，自己亦有榮寵；今見事體敗壞，難遮掩，便欲主戰，因大怒道：『且教首將退去！』次日五更，景陽鐘響，待漏院衆集文武群臣，蔡太師爲首，直臨玉階，面奏『道君天子』。天子覽奏，大驚。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調兵征發，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招安，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蔡京聽了大怒，喝叱道：『汝爲諫議大夫，

反滅朝廷綱紀，猖獗小人，罪合賜死！」天子曰：「如此，日下便令出朝。」當下革了趙鼎官爵，罷爲庶人，當朝誰敢再奏。有詩爲證：

聖書招撫是良謀，

却把忠言作寇讎。

一自老成人去後，

梁山軍馬不能收。

天子又問蔡京道：「似此賊勢猖獗，可遣誰人勦捕？」蔡太師奏道：「臣量這等山野草賊，安用大軍，臣學凌州有二將：一人姓單，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國，見任本州團練使。伏乞陛下聖旨，星夜差人，調此一枝人馬，克日掃清水泊。」天子大喜，隨即降寫勅符，着樞密院調遣。天子駕起，百官退朝，衆官暗笑。次日，蔡京會省院差官，齎捧聖旨勅符，投凌州來。再說宋江水滸寨內，將北京所得的府庫金寶錢物，給賞與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賞盧員外，雖無庖鳳烹龍，端的肉山酒海。衆頭領酒至半酣，吳用對宋江等說道：「今爲盧員外打破北京，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趕得梁中書等離城逃奔，他豈不寫表中奏朝廷？況他丈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發軍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北京探聽虛實，我這裏好做準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將次回也。」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報說：「北京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勦。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齎捧勅符，往凌州調遣單廷珪，魏定國——兩個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關勝起身對宋江，吳用道：「關某自從上山，深感仁兄厚待，不會出得半分氣力。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會相會。久知單廷珪那厮，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那厮，精熟「火攻兵法」，上陣專能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馬，取此二人爲部下。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他二將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

降時，帶上山來；若不肯投降，必當擒來，奉獻兄長，亦不須用衆頭領張弓挾矢，費力勞神。不知尊意如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贊，郝思文二將，就跟着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

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吳用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遣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宋江道：「吾觀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不必多疑。」吳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人馬，隨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閒，便要生病，若不叫我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軍令，割了你頭！」李逵見說，悶悶不已，下堂去了。不說林冲，楊志領兵下山，接應關勝。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黑旋風」李逵昨夜二更，拿了兩把板斧，不知那裏去了！」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投別處去了！」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龔鹵，義氣倒重，不到得投別處去。多管是過兩日便來，兄長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趕，後着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四個首將，——分四路去尋。

且說李逵是夜，提着兩把板斧下山，抄小路徑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尋思道：「這兩個鳥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且掄入城中，一斧一個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喫一驚！也和他們爭得一口氣！」走了半日，走得肚饑，原來貪慌下山，不曾帶得盤纏。多時不做這買賣，尋思道：「只得尋個鳥出氣的。」正走之間，看見路傍一個村酒店，李逵便入去裏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喫了，起身便走。酒保攔住討錢。李逵道：「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却把來還你！」說罷，便動身。只見外面走入個彪形大漢來，喝道：「你這黑廝，好大膽！誰開的酒店，你來自喫，不肯還錢！」李逵睜着眼道：「老爺不揀那裏，只是白喫！」那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



的。」李逵聽了暗笑：「我山寨裏那裏認得這個鳥人！」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來上梁山泊入夥，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貴，要他引見宋江。因是宋公明生發背瘡，在寨中又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會見得，朱貴權且教他在村中賣酒。當時李逵去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韓伯龍道：「把斧頭爲當。」韓伯龍不知是計，舒手來接，見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脰腔地砍着。可憐韓伯龍做了半世強人，死在李逵之手，兩三個火家，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望深村裏走了。李逵就地下擄掠了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凌州去了。

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間，官道傍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見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廝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你是誰的老爺？」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個塔墩，李逵尋思：「這漢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問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那漢道：「老爺沒姓，要廝打便和你廝打，你敢起來！」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被那漢子肋羅裏只一脚，又踢了一交。李逵叫道：「贏他不得。」爬將起來便走。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李逵道：「我說與你，休要喫驚。我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的便是。」那漢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這兩把板斧。」那漢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個投那裏去？」李逵道：「我和哥哥鬻口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個。」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你且說是誰？」李逵道：「先是「大刀」關勝領兵，隨後便是「豹子頭」林冲，「青面獸」楊志，領軍策應。」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逵道：「你端的姓甚名誰？」那漢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卻纔手脚，父子相傳，不教徒弟。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沒面目」焦挺。近日打聽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枯樹山。山上有個強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喪門神」，姓鮑名旭。他在那山裏，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裏入夥。」李逵道：「你有這等本

事，如何不來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卻沒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哥。」李逵道：「我卻要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了下山來，不殺得一個人，空着雙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個，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單去枯樹山說了鮑旭，都去大寨入夥，此爲上計。」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憂得作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與時遷廝見了。時遷勸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卻和李逵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

話分兩頭。卻說關勝與同宣贊，郝思文，引領五千軍馬接來，相近凌州。且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劄付，便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劄付，隨即選點軍兵，關領軍器，拴束鞍馬，整頓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東「大刀」關勝引軍到來，侵犯本州。」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近，旗鼓相望。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聖水將軍」出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皂羅繡就點翠團花衮袖征袍，着一雙斜皮踢蹬嵌線雲跟靴，繫一條碧紗釘就疊勝獅鬚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匹深烏馬，使一條黑桿鎗。

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北方皂纛旗，上書七個銀字：「聖水將軍單廷珪」。又見這邊鑿鈴響處，轉出這員「神火將軍」魏定國來出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朱紅綴嵌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赤纓。披一副擺連環吞獸面獅鏡，穿一領緋雲霞飛獸絳紅袍，着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縫錦跟靴。帶一張描金雀畫寶雕弓，懸一壺風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匹胭脂馬，手使一口熟銅刀。

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繡旗，上書七個銀字：『神火將軍魏定國』。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廷珪，魏定國大笑，指着關勝罵道：『無才小輩，背反狂夫！上負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軍到來，有何禮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讎不談。見長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關某等到來，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一個似北方一朵烏雲，一個如南方一團烈火，飛出陣前。關勝卻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奔出郝思文，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寒光；鎗擗鎗，起一天殺氣。關勝遙見『神火將』越關越精沛，『聖水將』無半點懼色。正鬪之間，兩將撥轉馬頭，望本陣便走。郝思文，宣贊，隨即追趕，衝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轉過右邊。隨後宣贊趕着魏定國，郝思文追住單廷珪。且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都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裏將來，撓鉤齊下，套索飛來，和人連馬，活捉去了。再說郝思文追住單廷珪到右邊，只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裏轉來，腦後衆軍齊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憐二將英雄，到此翻成畫餅。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捲殺過來。關勝舉手無措，大敗輸虧，望後便退，隨即單廷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出二將。關勝看時，左有林冲，右有楊志，從兩肋窩裏撞將出來，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住本部殘兵，與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下寨。

卻說『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

裝了二人，差一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且說偏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邐前行，來到一個去處，只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個，手拏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後面帶着這個好漢，端的是誰，正是：

相撲叢中人盡伏，  
拽拳飛脚如刀毒。

劣性發時似山倒，  
焦挺從來沒面目。

李逵，焦挺兩個好漢，引着小叟囉，攔住去路，也不打話，便搶陷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個好漢，正是：

猙獰醜臉如鍋底，  
雙睛疊暴露狼唇。

放火殺人提閻劍，  
鮑旭名喚『喪門神』。

這個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撇下陷車，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卻是宣贊，郝思文，便問了備細來山。宣贊見李逵亦問：『你怎生在此？』李逵說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獨自個私下山來，先殺了韓伯龍，後撞見焦挺，引我在此。鮑旭一見如故，便如親兄弟一般接待。卻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卻有小叟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押陷車到來。只道官兵捕盜，不想卻是你二位。』鮑旭邀請到寨內，殺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足下之言，說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馬。』帶領五七百小叟囉，五籌好漢，一齊來打凌州。

卻說逃難軍士奔回來，報與張太守說道：『半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偏將。』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道：『這番拿着，便在這裏施刑。』只聽得城外關勝引兵搦戰。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門，放下吊橋，引出五百玄甲軍，飛奔出城迎敵。門旗開處，『聖水將軍』單廷珪出馬，大罵關勝道：『孽國敗

將，何不就死！」關勝聽了，舞刀拍馬。兩個鬪不到五十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即趕將來，約趕十餘里，關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關勝後心，關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落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伏禮，乞命受降。關勝道：「某於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廷珪答道：「不才願施犬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兩個說罷，並馬而行。林沖見二人並馬行來，便問其故。關勝不說輸贏，答道：「山僻之內，訴舊論新，招請歸降。」林沖：「等衆皆大喜。單廷珪回至陣前，大叫一聲，五百玄甲軍兵，一閃過來；其餘人馬，奔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

魏定國聽了，大怒，次日領起軍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關勝，林沖，直臨陣前。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魏定國出馬，見了單廷珪順了關勝，大罵：「忘恩背主，負義匹夫！」關勝大怒，拍馬向前迎敵。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鬪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關勝卻欲要追，單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趕。」關勝連忙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綠衣，手執火器，前後擁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滿裝蘆葦引火之物。軍人背上，各拴鐵葫蘆一個，內藏硫黃焰硝，五色煙藥，一齊點着，飛搶出來。人近人倒，馬近馬傷。關勝軍馬四散奔走，退四十餘里扎住。魏定國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原來卻是「黑旋風」李逵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枯樹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門，殺入城中，放起火來，却擄倉庫錢糧。魏定國知道了，不敢入城，慌速回軍，被關勝隨後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奔中陵縣屯駐。關勝引軍把縣四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關勝，林沖：「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擊得緊，他寧死，必不辱。事寬即完，急難成效。小弟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戈。』」關勝見說，大喜，隨即叫單廷珪單人匹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了。單廷珪用好言相勸

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去邪歸正，未爲晚也。』魏定國聽罷，沉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降，須是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死不辱！』單廷珪即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勝見說，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與單廷珪匹馬單刀而去。林沖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關勝道：『好漢作事無妨。』直到縣衙。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投降，同敘舊情，設筵管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與林沖，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即便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遠說道：『只爲你偷走下山，教衆兄弟趕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個，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至懸望。』

不說戴宗先去了，且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棹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卻是『金毛犬』段景住。林沖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裏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個去處，重報舊讎，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語是鈎和線，從頭鈎出事非來。畢竟段景住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會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來把馬劫奪，解送會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關勝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卻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今又如此無理。晁天王的冤讎未曾報得，且夕不樂，若不去報此讎，惹人恥笑。』吳用道：『即日春暖，正好廝殺。前者進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讎深入骨髓，不報得，誓不還山。』吳用道：『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卻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逃得回寨，備說會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卻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不過數日，卻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會頭市要與凌州報仇，欲起軍馬。見今會頭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次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會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見今扎下五個寨柵——會頭市前面，二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會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次子會密，西寨是三子會索，東寨是四子會魁，中寨是第五子會昇，與父親會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

內。」

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他五個寨柵。」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道：「員外如肯下山，便爲前部。」吳用諫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軍砲響，便來接應。」吳用主意，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時，宋江不負屍蓋遺言，讓位與他，因此不充他爲前部先鋒。宋江大意，只要盧俊義建功，乘此機會，教他爲山寨之主。吳用不肯，立主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潤，鄒潤，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充，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

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會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爲上策。」會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口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土蓋四下裏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到來。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十數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



軍馬到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二人，青巾白袍，手執短鎗。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溝，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濠溝，下了蒺藜。一住三日，曾頭市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出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巳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如若那邊搗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吳用傳令已了。』

再說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着他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巳牌，聽得寨前砲響，軍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猶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曾魁。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賊人，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又聽得寨前砲響，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塌了陷坑，山後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裏吳用卻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軍馬趕來，盡數逼下坑去。史文恭卻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排出自餘輛車子來，盡數把火點着，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借起大風，刮得火焰捲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毀。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裏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

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棚，曾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懷舊恨，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厮，報往日之讎？』『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軍器並舉，鬪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逃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前，絞做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便用鎗只一撥，卻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銳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卻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便望呂方項根攔來。花榮箭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頭盔倒卓，兩腳蹬空。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

會長官聽得大哭。只見傍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教：『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會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勦：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一同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廝，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退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親兄，此冤不報，更待何時！直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

住。會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鬪這會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搭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由，搶出核心。對陣有人認的，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會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陣，全得項充，李堯蠻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會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會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陣。會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

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會昇催併道：『要報兄讎。』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擺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怎生打扮：

頭上金盔耀日光，

身披鎧甲賽冰霜。

坐騎千里龍駒馬，

手執朱纓丈二鎗。

斯時史文恭出馬，橫殺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鬪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頓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紮。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再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自己焚香祈禱，占卜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雖然此處可破，今夜必主有賊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閒，史文恭在寨中對會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

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鬃鈴，人披軟戰，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却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趕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銅叉，搠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

會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齋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

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日昨小男，倚仗一時之勇，誤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衆到來，理合就當歸附。奈何無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奪馬之罪，雖百口何辭！原之實非本意。今頑犬已亡，遣使講和。如蒙罷戰休兵，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更齋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心中大怒，扯書罵道：『殺吾兄長，焉肯干休？只得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凜顛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

會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覆曾頭市主曾弄帳前：國以信而治天下，將以勇而鎮外邦，人無禮而何爲，財非義而不取。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奈緣爾將行一時之惡，惹數載之冤。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都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

變，別有定奪。

會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驚憂。次日，會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肯講和，各請一人質當。』宋江不肯。吳用便道：『無傷。』隨即便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堯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休得有誤。』不說五人去了，卻說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紮駐。

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會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遣五個人來，必然有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會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粗鹵，卻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會長官中心只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卻使曾昇帶同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吊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會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卻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

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

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他若信從了，我自有的處置。郁保四領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會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棚。會長官道：「我那會昇當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會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會魁，南寨會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卻閃入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

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卻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全，雷橫，引步軍殺入西寨；卻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

當晚卻說史文恭帶了蘇定，會密，會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會密，會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並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會頭市裏鑼鼓砲響，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聲響爲號，東西兩門，火炮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卻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兗，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會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就在寨里自縊而死。會密逕奔西寨，被朱全一朴刀搠死。會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踐爲泥。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卻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逢楊志，史進，亂箭射死蘇定。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擲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

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

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齊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匹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跳過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間，只見陰雲冉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颯颯，虛空中一人，當住去路。史文恭疑是神兵，勒馬便回，東西南北，四邊都是晁蓋陰魂纏住。史文恭再回舊路，卻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擲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千里龍駒，逕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盧員外建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驕人相見，分外眼睜。先把曾昇就木處斬首，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兵殺散凌州軍馬，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又得了這匹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並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個個舉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已罷。宋江就忠義堂上，與眾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主。

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眾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尙自過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有貴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眾弟兄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雖然有些凶險，累蒙天祐。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眾，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天下誰不望風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

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吳用勸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人皆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拼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做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發作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受朝廷語命的，也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卻要讓別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推讓別人，洒家們各自撒開！」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自有個道理，盡天意，看是如何，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內，重添兩個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場災禍。直教「天罡」盡數投山寨，「地煞」空羣聚水涯。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識『雙鎗將』

話說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要把主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服。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卻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會攪擾他那裏百姓，若去問他借糧，公然不肯。今寫下兩個鬪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吳用道：『也好。聽從天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由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寫下兩個鬪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個。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

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沖，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

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朱全，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堯，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駕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

分仗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

卻說宋江領兵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鎮，紮駐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個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齎一封戰書，去那裏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一人，身長一丈，腰闊數圍。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不好資財惟好義，

貌似金剛離古寺。

身長喚做『險道神』，

此是青州郁保四。

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齎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一人，瘦小身材，叫道：「我幫他去。」那人是誰。

蚱蟻頭尖光眼目，

鸞鷲瘦腿全無肉。

路遙行走疾如飛，

揚子江邊王定六。

這兩個便道：「我們不會與山寨中出得些氣力，今日情願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駐紮，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鎗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面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兩國相戰，不斬來使。」於禮不當。只將二人各打二十訊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細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厮無禮，好生眇視大寨！」

宋江見打了兩個，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

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個娼妓有交，喚做李瑞蘭，往來情熟。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時定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處方便，我且頓兵不動。』且說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瓦子李瑞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吃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廝見。李瑞蘭生的甚是標格出塵，有詩爲證。

萬種風流不可當，  
梨花帶雨玉生香。

翠禽啼醒羅浮夢，  
疑是梅花靚曉粧。

李瑞蘭引去樓上坐了，遂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鬧鬧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卻到這裏？』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如今我特地來做細作，收了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瑞蘭葫蘆提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卻來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要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口打破城子入來，和我們不干罷！』虔婆便罵道：『老畜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李公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干係，買我們做甚麼？』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卻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李公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吃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卻去首告。』且說史進見這李瑞蘭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

『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瑞蘭道：『卻纔上胡梯，踏了個空，爭些兒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史進雖是英勇，又喫他瞞過了，更不猜疑。有詩爲證：

可歎青樓伎倆多，

粉頭畢竟護虔婆。

早知暗裏施奸計，

錯用黃金買笑歌。

當下李瑞蘭相敘間闊之情，爭不過一個時辰，只聽得胡梯邊脚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吶聲喊，數十個做公的搶到樓上，史進措手不及，正如鷹拿野雀，彈打斑鳩，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裏廳上。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厮膽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瑞蘭父親首告，誤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董平便道：『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厮！』兩邊走過獄卒牢子，先將冷水來噴腿上，兩腿各打一百大棍。史進被他拷打，不招實情。董平道：『且把這厮長枷木扭，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却說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進去娼妓李瑞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見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他舊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弟欠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教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諱者扯巧漏走五個字。』得便熟聞，迎新送舊，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無定，總有恩情，也難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定喫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恩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換入牢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爲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却叫顧大嫂雜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

回東昌府去了。宋江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汶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携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

却說顧大嫂頭髻鬢鬆，衣服藍縷，雜在衆人裏面，乘勢入城來，遶街求乞。到於衙前，打聽得果然史進陷在牢中，方知吳用智料如神。次日，提着飯罐，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個年老公人從牢裏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麼？』顧大嫂道：『牢中間的史大郎，是我舊的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買賣，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裏？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的強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人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也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鐵索。史進見了顧大嫂，喫了一驚，則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即忙出去，饒你兩棍！』顧大嫂見這牢內人多，難說備細，只說得：『月盡夜打城，叫你牢中自掙扎。』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記得『月盡夜』。

原來那個三月，却是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却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吃的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柵，蹣着鵝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

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起喊來，一齊走了。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量。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却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鎗棒，去牢前吶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

却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准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門陣勢，董平出馬，真乃是英雄蓋世，謀勇過人，有詩爲證：

兩開旗牌耀日明，  
鍍銀鐵鎧似霜凝。

水壓風翅頭盜白，  
錦繡麒麟戰襖青。

一對白龍爭上下，  
兩條銀蟒遞飛騰。

河東英勇風流將，  
能使雙鎗是董平。

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搦，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鎗手』徐寧，仗『鈎鎌鎗』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叫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追殺入陣來。宋江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若投西，他號旗便往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中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

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得出來，兩下拒住。

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合。董平常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亦未爲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

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當吾？豈不聞古人會有言：「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你看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替天行道，濟困扶危，早來就降，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奔宋江。左有林沖，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宋江軍馬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功勞，拍馬趕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清，孫二娘四個，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邊埋伏；却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爲號，絆馬索齊起，準備捉這董平。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裏，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剪綁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

却說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咄咄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忙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實爲萬幸。』宋江道：『做寨地連水泊，素無擾害。今爲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廝，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今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糧，以爲報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盜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在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弔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殺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巡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放火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引入去西瓦子李瑞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報示已罷，收拾回軍。大小將校再到安山鎮。只見『白日鼠』白勝飛奔前來，告說東昌府交戰之事。宋江聽罷，神眉鬚豎，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來！』正是重驅水泊英雄將，再奪東昌錦繡城。畢竟宋江復引軍馬投何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話說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縣，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鬪旺，渾身上刺着虎斑，額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使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兗，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現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了，嘆曰：『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山陣中也好眉目，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

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宋江在馬上看對陣時，陣排一字，旗分五色。三通鼓罷，『沒羽箭』張清出馬。怎生打扮，有一篇水調歌讚張清的英勇：

頭巾掩映茜紅纓，狼腰猿臂體彪形。錦衣繡襖，袍中微露透深青。雕鞍側坐，青聰玉勒馬輕迎。葵花寶鏡，振響熟銅鈴。倒拖雉尾，飛來四蹄輕。金環搖動，飄飄玉蟒撒朱纓。錦袋石子，輕輕飛動似流

星。不用強弓硬弩，何須打彈飛鈴，但着處命須傾。東昌馬騎將，『沒羽箭』張清。

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喝采，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滸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道：『誰可去戰張清？』傍邊惱犯這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鈎鎌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去趕，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嚇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可憐悍勇英雄，石子眉心正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廝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却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却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鈺然有聲，伏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拍馬提搦，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却待挺搦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凹裏打中，只見鮮血逆流，逃回本陣。彭玘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風折了，來自怎地廝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却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

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沖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就拍『踢雪烏騷』，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鋼鞭，回歸本陣。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敢捉得這張清？』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出戰。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那敗將，馬軍尙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奔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青面獸』楊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鎗來迎，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鎗裏藏身，楊志卻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道：『着！』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鐙的打在盔上，唬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宋江看了，輾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全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全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由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石子來時，面門上怎生躲避，急待擦頭看時，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全急來快救，頸項上又一石子打着。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全，雷橫。剛搶得兩個奔走還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雙鎗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鄰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之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

相交，軍器並舉。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雙臂環中撩亂。約鬪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袋中摸出一個石子。手起處真似流星掣電，石子來嚇得鬼哭神驚。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張清走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一閃，鎗裏藏身，董平却擱了空。那條鎗却擱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斷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一斧，便來解救。對陣龔旺，丁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斃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龔旺，丁得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沖，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助董平，索超。張清見不是頭乘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隄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留住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却說林沖，花榮，把龔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鎗標將來，却標不着花榮，林沖。龔旺先沒了兵器，被林沖，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裏看見，暗忖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了一十五員大將，若拿他一個偏將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拿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龔旺，丁得孫，也拿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先把劉唐長枷送獄，却再商議。

且說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

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驍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已自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隻，水陸並進，船隻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

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得，賊勢根本未除，暗使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糶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糶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糶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糶，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處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梢馱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

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糶』。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阜直撥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將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糶車便走。張清奪得糶車，見果是糶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糶車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道：『再搶河中米船。』太守道：『將軍善處方便。』

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糶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吶喊，搶到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張清看見，心慌眼暗，

却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馬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却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在那裏。張清便有三頭六臂，也怎生掙扎得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徹夜攻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炮響，城門開了，嚇的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

宋江都在州衙裏，聚集衆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誤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拿着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怎肯教你下手。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讎，皇天不祐，死於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也是天罡星合當會聚，自然義氣相投。宋江設誓已罷，道：『衆弟兄勿得傷情。』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復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材！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人稱爲『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頭領。有篇七言古風，單道皇甫端醫術：

傳家藝術無人敵，

安驥年來有神力。

起死廻生妙難言，

拯憊扶危更多益。

鄂公烏雕人盡誇，

郭公驪駉來渥注。

吐蕃囊驢號神駁，

北地又羨拳毛騮。

騰驤騶皆經見，

銜轡背鞍亦多變。

天間十二舊馳名，

手到病除難應驗。

古人已往名不刊，

只今又見皇甫端。

解治四百零八病，

雙瞳炯炯珠走盤。

天集忠良真有意，

張清鸚鵡誠良計。

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糧食，金銀，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將都起。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首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兄弟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疎失，若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託衆弟兄英勇。一者合當聚義，二乃我再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便道：『願請兄長約束。』宋江對着衆頭領，開口說這箇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臨化地，『七十二地煞』鬧中原。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闖了江州上山之後，皆賴托衆弟兄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上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擄之人，陷於縲紲，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禳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住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再得主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弟兄意下如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買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淨食，并合用一應物件。』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旛四首，堂上扎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萬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醮星官眞宰，堂外仍設監壇崔盧鄧寶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四十九員。是日晴明的好，天和氣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不在話羽。當日醮筵，但見：

香騰瑞靄，花旗錦屏。一千條畫燭流光，數百盞銀燈散彩。對對高張羽蓋，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垂擺瀋。金鐘撞處，高功表進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

爛，芙蓉冠金碧袞加。監壇神將猙獰，值日功曹勇猛。道士齊宣實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誦靈章，按法劍踏罡布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當日公孫勝與那四十八員道衆，都在忠義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奏聞天帝，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三層，衆小頭目并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上。衆人看時，直豎金盤；兩頭尖，中間闊，又喚做『天門開』，又喚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入眼目，霞彩繚繞，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拷拷之形，直滾下虛皇壇來。那團火遠壇滾了一遭，竟鑽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鋤頭掘開泥土，根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有詩爲證：

忠義英雄過結臺，

感通上帝亦奇哉！

人間善惡皆招報，

天眼何時不大開！

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平明，齋衆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襯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邊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一斗；下面卻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教蒙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至盡情剖露，休遺片言。』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謄寫。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

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觀看良久，教蕭讓從頭至後盡數抄謄。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頁；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雄星『豹子頭』林沖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雕』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全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鎗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祐星『金鎗手』徐寧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沒遮攔』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石蝎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勇士『病尉遲』孫立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英星『天日將』彭玘  
地猛星『神火將』魏定國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閻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祐星『賽仁貴』郭盛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天巧星『浪子』燕青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奇星『聖水將』單廷珪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閻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狷星『毛頭星』孔明  
地飛星『八臂那吒』項充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

-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羈星『操刀鬼』曹正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地短星『出林龍』鄒潤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地角星『獨角龍』鄒潤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劣星『活閃婆』王定六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當時何道士辯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上蒼分定位數爲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數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資，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有詩爲證：

月明風冷醮壇深，  
鸞鶴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姓字，  
激昂忠義一人心。

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匾，前面冊立三關。忠義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而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奉晁天王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帶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右一帶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袞。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同，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旱寨，關勝，徐寧，宣贊，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呼延灼，楊志，韓滔，彭圮。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

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

旛卓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盡是侯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

宋江當日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

計開：

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智多星』吳用

『入雲龍』公孫勝

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神機軍師』朱武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鵬』李應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沖

『霹靂火』秦明

『雙鞭』呼延灼

『雙鎗將』董平

馬軍八虎騎兼先鋒使八員：

『小李廣』花榮

『金鎗手』徐寧

『青面獸』楊志

『急先鋒』索超

『沒羽箭』張清

『美髯公』朱仝

『九紋龍』史進

『沒遮攔』穆弘

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醜郡馬』宣贊

『井木犴』郝思文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聖水將』單廷珪

『神火將』魏定國

『摩雲金翅』歐鵬

『火眼狻猊』鄧飛

『錦毛虎』燕順

『鐵笛仙』馬麟

『跳澗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

『錦豹子』楊林

『小霸王』周通

步軍頭領一十員：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赤髮鬼』劉唐

『插翅虎』雷橫

『黑旋風』李逵

『浪子』燕青

『病關索』楊雄

『拼命三郎』石秀

『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



步軍將校一十七員：

『混世魔王』樊瑞

『喪門神』鮑旭

『八臂那吒』項充

『飛天大聖』李袞

『病大蟲』薛永

『金眼彪』施恩

『小遮攔』穆春

『打虎將』李忠

『白面郎君』鄭天壽

『雲裏金剛』宋萬

『摸着天』杜遷

『出雲龍』鄒淵

『獨角龍』鄒潤

『花項虎』龍旺

『中箭虎』丁得孫

『沒面目』焦挺

『石將軍』石勇

四寨水軍頭領八員：

『混江龍』李俊

『船火兒』張橫

『浪裏白條』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東山酒店

『小尉遲』孫新

『母大蟲』顧大嫂

西山酒店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二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貴

『鬼臉兒』杜興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活閃婆』王定六

總探聲息頭領一員：

『神行太保』戴宗

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

『鐵叫子』樂和

『鼓上蚤』時遷

『金毛犬』段景住

『白日鼠』白勝

守護中軍馬軍驍將二員：

『小溫侯』呂方

『賽仁貴』郭盛

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

『毛頭星』孔明

『獨火星』孔亮

專管行刑劊子二員：

『鐵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慶

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二員：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一員

『聖手書生』蕭讓

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

『鐵面孔目』裴宣

考算錢糧支出納入一員

『神算子』蔣敬

監造大小戰船一員

『玉旛竿』孟康

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

『玉臂匠』金大堅

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

『通臂猿』侯健

專攻醫獸一應馬匹一員

『紫髯伯』皇甫端

專治諸疾內外科醫士一員

『神醫』安道全

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甲一員

『金錢豹子』湯隆

專造一應大小號炮一員

『轟天雷』凌振

起造修緝房舍一員

『青眼虎』李雲

屠宰牛馬豬羊牲口一員

『操刀鬼』曹正

排設筵宴一員

『鐵扇子』宋清

監造供應一切酒醋一員

『笑面虎』朱富

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

『九尾龜』陶宗旺

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

『險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

當日梁山泊宋公明傳令已了，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了兵符印信。筵宴已畢，人皆大醉，衆頭領各歸所撥寨分，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於鴈臺前後駐劄聽調。有篇言語，單道梁山泊的好處，怎見得：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像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姪郎舅以及跟隨主僕，爭鬪冤讎，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間親疎。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刀鎗，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奈何着一個『聖手書生』，聊存風雅；最惱的是大頭巾，幸喜得先殺却『白衣秀士』，洗盡酸慳。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時常說江湖上聞名，似古樓鐘聲聲傳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個個連牽。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羣保義，把寨爲頭。休言嘯聚山林，早願瞻依廊廟。

梁山泊忠義堂上號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揀了吉日良時，焚一爐香，鳴鼓聚衆，都到堂上。宋江對衆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死生相托，患難相扶，一同保國安民。』衆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無學無能，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聚弟兄於梁山，結英雄於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今已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鑒察，報應昭彰。』誓畢，衆皆同聲共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斷阻。當日歃血誓盟，盡醉方散。看官聽說，這裏方纔是梁山泊大聚義處，有詩爲證：

光耀飛離土窟間，  
天罡地煞降塵寰。  
說時豪氣侵肌冷，  
講處英雄透膽寒。

仗義疎財歸水泊，

報讎雪恨上梁山。

堂前一卷天文字，

休與諸公仔細看。

起頭分撥已定，話不重言。原來泊子裏好漢，但開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裏搜出金銀來時，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餘些少，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糧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當。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儻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爲，大小何止千百餘處。爲是無人可以常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來，因此不會顯露，所以無有話說。

再說宋江自盟誓之後，一向不會下山，不覺炎威已過，又早秋涼，重陽節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會衆兄弟同賞菊花，喚做『菊花之會』。但有下山的兄弟們，不論遠近，都要招回寨來赴筵。至日，肉山酒海，先行給散馬步水三軍一應小頭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團兒吃酒。且說忠義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頭把盞。堂前兩邊鑼擊鼓，大吹大擂，語笑喧譁，觥籌交錯，衆頭領開懷痛飲。馬麟品簫，樂和唱曲，燕青彈箏，各取其樂。不覺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紙筆來，一時乘着酒興，作滿江紅一詞。寫畢，令樂和單唱這首詞，道是：

喜遇重陽，更佳釀今朝新熟。見碧水丹山，黃蘆苦竹。頭上律教添白髮，鬢邊不可無黃菊。願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統豺虎，禦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樂和唱這個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只見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擡做

粉碎。宋江大喝道：『這黑廝怎敢如此無禮？左右與我推去，斬訖報來！』衆人都跪下告道：『這人酒後發狂，哥哥寬恕。』宋江答道：『衆賢弟請起，且把這廝監下。』衆人皆喜。有幾個當刑小校，向前來請李逵，李逵道：『我怕我敢掙扎。哥哥殺我也不怨，剛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說了，便隨着小校去監房裏睡。宋江聽了他說，不覺酒醒，忽然發悲。吳用勸道：『兄長既設此會，人皆歡樂飲酒，他是個鬪鹵的人，一時醉後衝撞，何必掛懷，且陪衆兄弟盡此一樂。』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後，誤吟了反詩得他氣力來，今日又作滿江紅詞，險些兒壞了他性命！早是得衆兄弟諫救了。他與我身上情分最重，因此潛然淚下。』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個曉事的人，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爲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衆人的心？』魯智深便道：『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宋江道：『衆弟兄聽說，今聖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願早早招安，別無他意。』衆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懷，席散各回本寨。

次日清晨，衆人來看李逵時，尙兀自未醒，衆頭領睡裏喚起來說道：『你昨日大醉，罵了哥哥，今日要殺你。』李逵道：『我夢裏也不敢罵他，他要殺我時，便由他殺了罷。』衆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見宋江請罪。宋江喝道：『我手下許多人馬，都似你這般無禮，豈不亂了法度？且看衆兄弟之面，寄下你項上一刀再犯必不輕恕。』李逵喏喏連聲而退，衆人皆散。

一向無事，漸近歲終。那一日久雪初晴，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離寨七八里，拿得萊州解燈上東京去的行人，在關外聽候將令。』宋江道：『休要執縛，好生叫上關來。』沒多時，解到堂前：兩個公人，八九個燈匠，五輛車子。爲頭的這一個告道：『小人是萊州承差公人，這幾個都是燈匠。年例：東京着落本州，要燈三架，今年又添兩架，乃是玉柵玲瓏九華燈。』宋江隨即賞與酒食，取出燈來看。那做燈匠人將那

玉柵燈掛起，安上四邊結帶，上下通計九九八十一盞，從忠義堂上掛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待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喫苦，不當穩便，只留下這碗九華燈在此，其餘的你們自解官去。酬煩之資，白銀二十兩。』衆人再拜，懇謝不已，下山去了。

宋江教把這碗燈點在晁天王孝堂內。次日，對衆頭領說道：『我生長在山東，不會到京師，聞知今上大張燈火，與民同樂，慶賞元宵，自冬至後，便造起燈，至今絕完，我如今要和幾個兄弟私去看燈一遭便回。』吳用諫道：『不可，如今東京做公的最多，倘有疎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間只在客店裏藏身，夜晚入城看燈，有何慮焉？』衆人苦諫不住，宋江堅執要行。正是猛虎直臨丹鳳闕，殺星夜犯臥牛城。畢竟宋江怎地去東京看燈，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

話說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分撥去看燈人數：『我與柴進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全與劉唐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餘盡數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說東京好燈，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死也要去，那裏執拗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去，不許你惹事，打扮做伴當跟我；就叫燕青也走一遭，專和李逵作伴。』

看官聽說，宋江是個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原來卻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後，卻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要良金美玉，碾爲細末，每日塗搽，自然消磨去了。那醫書中說：『美玉滅斑』，正此意也。

當日先叫史進，穆弘扮作客人去了，次後便使魯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再後宋江，朱全，劉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藏暗器，不必得說。

且說宋江與柴進扮作間涼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緩急，好來飛報。李逵，燕青扮作當，各挑行李下山，衆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饒行。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你閒常下山，好多惹事，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非比閒時，路上不要喫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衝撞，弟兄們不好廝見，難以相聚了。』李逵道：『不勞軍師憂心，我這一遭并不惹事。』

相別了，取路登程，抹過濟州，路經滕州，取單州，上曹州來，前望東京萬壽門外，尋一個客店安歇下了。宋江與柴進商議，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話，宋江道：『明日白日裏，我斷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夜，人物喧嘩，此時方可入城。』柴進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

次日，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頭上巾幘新鮮，脚下鞋襪乾淨；燕青打扮，更是不俗。兩個離了店肆看城外人家時，家家熱鬧，戶戶喧譁，都安排慶賞元宵，各作賀太平風景。來到城門下，沒人阻當，果然好座東京去處。怎見得：

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逶迤按吳楚之邦，延互連齊魯之境。山河形勝，水陸要衝。禹畫爲豫州，周封爲鄭地。層疊臥牛之勢，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像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邊四季花。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靄靄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照樓臺。

當下柴進，燕青兩個入得城來，行到御街上，往來觀翫。轉過東華門外，見往來錦天花帽之人，紛紛濟濟，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柴進引着燕青，選上一個小小酒樓，臨街占個閣子，凭欄望時，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幙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柴進喚燕青，附耳低言，你與我如此如此。燕青是個點頭會意的人，不必細問，火急下樓。出得店門，恰好迎着個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個喏。那人道：『面生并不曾相識。』燕青說道：『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故交，特使小人來相請。』原來那班直姓王，燕青道：『莫非足下是張觀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道：『正是教小人請王觀察，貪慌忘記了。』那王觀察跟隨着燕青來到樓上，燕青揭起簾子，對柴進道：『請到王觀察來了。』燕青接了手中執色，柴進邀入閣兒裏相見，各施禮罷，王班直看了柴進半响，卻不認得，說道：『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適蒙呼喚，願求大名。』柴進笑道：『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說，兄長熟思之。』一壁便叫取酒肉來，與觀察小酌。酒保安排到餚饌菓品，燕青斟酒，慇懃相勸。酒至半酣，柴進問道：『觀察頭上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慶賀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通類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個，鑿着「與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裏聽候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能發入內裏去。』柴進道：『在下卻不省得。』又飲了數盃，柴進便叫燕青，你自己去與我旋

一盃熱酒來喫。無移時，酒到了，柴進便起身與王班直把盞道：『足下飲過這盃小弟敬酒，方纔達知姓氏。』王班直道：『在下實想不起，願求大名。』王班直拿起酒來，一飲而盡。恰纔喫罷，口角流涎，兩脚騰空，倒在凳上。柴進慌忙去了巾幘，衣服，鞋襪，卻脫下王班直身上錦襖，踢串，鞋袴之類，從頭穿了，帶上花帽，拿了執色，分付燕青道：『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支吾。』

且說柴進離了酒店，直入東華門去看那內庭時，真乃人間天上，但見：

祥雲籠鳳闕，瑞鷲罩龍樓。琉璃瓦砌鴛鴦，龜背簾垂翡翠。正陽門逕通黃道，長朝殿端拱紫垣。渾儀臺占算星辰，待漏院班分文武。牆塗椒粉，絲絲綠柳拂飛甍；殿繞欄楯，簇簇紫花迎步輦。恍疑身在蓬萊島，彷彿神遊兜率天。

柴進去到內裏，但過禁門，爲有服色，無人阻當，直到紫宸殿。轉過文德殿，殿門各有金鎖鎖着，不能敲進去，且轉過凝暉殿。從殿邊轉將入去，到一個偏殿，牌上金書『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書之處，側首開着一扇朱紅桶子。柴進閃身入去看時，見正面鋪着御座，兩邊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寶，象管，花箋，龍墨，端硯，書架上盡是羣書，各插着牙籤；正面屏風上堆青疊綠畫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圖。轉過屏風後面，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寫着道：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國家被我們擾害，因此時常記心，寫在這裏。』便去身邊拔出暗器，正把山東宋江那四個字刻將下來，慌忙出殿，隨後早有人來。柴進便離了內苑，出了東華門，回到酒樓上看那王班直時，尙未醒來，依舊把錦衣，花帽，服色等項，都放在閣兒內。柴進還穿了依舊衣服，喚燕青和酒保計算了酒錢，剩下十數貫錢，就賞了酒保。臨下樓來分付道：『我和王觀察是弟兄。恰纔他醉

了，我替他去內裏點名了回來，他還未醒。我卻在城外住，恐怕誤了城門，剩下錢都賞你，他的服色號衣都在這裏。」酒保道：「官人但請放心，男女自伏侍。」柴進，燕青離得酒店，逕出萬壽門去了。王班直到晚起來，見了服色，花帽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說柴進的話，王班直似醉如癡，回到家中。次日有人來說：「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個字，今日各門好生把得鐵桶般緊，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盤詰。」王班直情知是了，那裏敢說。

再說柴進回到店中，對宋江備細說內宮之中，取出御書大寇「山東宋江」四字，與宋江看罷，歎息不已。十四日黃昏，明月從東而起，天上並無雲翳，宋江，柴進扮作閒涼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爲小閑，只留李逵看房。四個人雜在社火隊裏，取路闖入封丘門來，遍觀六街三市，果然板煖風和，正好游戲。轉過馬行街來，家家門前扎縛燈棚，賽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四個轉過御街，見兩行都是煙月牌，來到中間，見一家外懸青布幕，裏掛斑竹簾，兩邊盡是碧紗牕，外掛兩面牌，牌上各有五個字，寫道：「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來喫茶，問茶博士道：「前面角妓是誰家？」茶博士道：「這是東京上廳行首，喚做李師師。」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茶博士道：「不可高聲，耳目覺近。」宋江便喚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見李師師一面，暗裏取事，你可生個婉曲進去，我在此間喫茶等你。」宋江自和柴進，戴宗在茶坊裏喫茶。

卻說燕青逕到李師師門首，揭開青布幕，掀起斑竹簾，轉入中門，見掛着一碗鴛鴦燈，下面犀皮香桌兒上，放着一個博山古銅香爐，爐內細細噴出香來。兩壁上掛着四幅名人山水畫，下設三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見無人出來，轉入天非裏井，又是一個大客位，設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小床，鋪着落花流水紫錦褥，懸掛一架玉棚好燈，擺着異樣古董。燕青微微咳嗽一聲，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姬嬈來，見燕青道個萬福，便問燕青：「哥哥高姓？那裏來？」燕青道：「相煩姐姐請媽媽出來，小閒自有話說。」梅香入去不

多時，轉出李媽媽來。燕青請他坐了，納頭便拜。李媽媽道：「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閒的便是，從小在外，今日方歸。」原來世上姓張姓李姓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燈下，認人不仔細，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閒麼？你那裏去了？許多時不來！」燕青道：「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來相望。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有的是家私，說不能盡。他是個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財主，今來此間：一者就賞元宵，二者來京師省親，三者就將貨物在此買賣，四者要求見娘子一面。怎敢說來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滿意。不是小人賣弄，那人實有千百兩金銀，欲送與宅上。」那虔婆是個好利之人，愛的是金資，聽的燕青這一席話，便動了念頭，忙叫李師師出來，與燕青廝見。燈下看時，端的好容貌，燕青見了，納頭便拜，有詩爲證：

芳年聲價冠青樓，

玉貌花顏是罕儔。

共羨至尊曾貼體，

何慚壯士便低頭。

那虔婆說與備細，李師師道：「那員外如今在那裏？」燕青道：「只在前面對門茶坊裏。」李師師便道：「請過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語，不敢擅進。」虔婆道：「快去請來。」燕青運到茶坊裏，耳邊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錢，還了茶博士，三人跟着燕青，運到李師師家內。入得中門相接，請到大客位裏，李師師斂手向前動問起居道：「適間張閒多談大雅，今辱左顧，綺閣生光。」宋江答道：「山僻村野孤陋寡聞，得觀花容，生平幸甚。」李師師邀請坐，又看着柴進問道：「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葉巡簡。」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宋江，柴進居左，客席而坐；李師師右邊，主位相陪。嬾子捧茶至，李師師親手與宋江，柴進，戴宗，燕青換盞，不必說那盞茶的香味。茶罷，收了盞托，欲敘行藏，只見嬾子來報：「官家來到後面。」李師師道：「其實不敢相留，來日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卻請諸位到此，少敘三盃。」宋江喏喏連聲，帶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師師門來，穿出小御街，運投天漢橋來

看熬山。正打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笙簧聒耳，鼓樂喧天，燈火凝眸，遊人似蟻。宋江，柴進也上樊樓，尋個閣子坐下，取些酒食餽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喫不到數盃，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道：

浩氣冲天貫斗牛，

英雄事業未曾酬。

手提三尺龍泉劍，

不斬奸邪誓不休！

宋江聽得，慌忙過來看時，卻是『九紋龍』史進，『沒遮攔』穆弘，在閣子內喫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去喝道：『你這兩個兄弟嚇殺我也！快算還酒錢，連忙出去！』早是遇着我，若是做公的聽得，這場橫禍不小。誰想你這兩個兄弟也這般無知龕縫！快出城，不可遲滯。明日看了正燈，連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要弄得撇撇了！』史進，穆弘默默無言，便叫酒保算還了酒錢。兩個下樓，取路先投城外去了。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計算還了酒錢，四人拂袖下樓，逕往萬壽門來客店內敲門。李逵困眼睜開，對宋江道：『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既帶我來，却教我看房，闖出鳥來。你們都回去快活。』宋江道：『爲你生性不善，面貌醜惡，不爭帶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禍。』李逵便道：『你不帶我去便了，何消得許多推故！幾曾見我那裏嚇殺了別人家小的大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帶你去，看罷了正燈，連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

過了一夜，次日正是上元節候，天色清明得好。看看傍晚，慶賀元宵的人不知其數，古人有篇絳都春單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報，乍瑞靄霽色，星都春早。翠幃競飛，玉勒爭馳，都聞道熬山彩結蓬萊島，向晚色雙龍銜照絳霄樓上，彤芝蓋底，仰瞻天表。縹緲風傳帝樂，慶玉殿共賞，羣仙同到。迤邐御香飄滿，人間嬉笑，一點星毬小。窺隱隱鳴梢聲杳，遊人月下歸來，洞天未曉。

當夜宋江與同柴進，依前扮作閒涼官，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個人，逕從萬壽門來。是夜雖無夜禁，

各門頭目軍士全付披掛，都是我裝帽帶，弓弩上弦，刀劍出鞘，擺布得甚是嚴整。高太尉自引鐵騎馬軍五千，在城上巡禁。宋江等五個向人叢裏挨挨搶搶，直到城裏，先喚燕青，附耳低言，與我如此如此，只在夜來茶坊裏相等。燕青逕往李師師家扣門，李媽媽，李行首都出來接見燕青，便說道：『煩達員外休怪，官家不時間來此私行，我家怎敢輕慢。』燕青道：『主人再三上覆媽媽，啓動了花魁娘子，山東海僻之地，無甚希罕之物，便有些出產之物將來，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權當人事；隨後別有罕物，再當拜送。』李媽媽問道：『如今員外在那裏？』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燈。』世上虔婆愛的是錢財，見了燕青取出那火柴也似金子兩塊，放在面前，如何不動心！便道：『今日上元佳節，我子母們却待家筵數盃，若是員外不棄，肯到貧家少敘片時。』燕青道：『小人去請，無有不來。』說罷，轉身回到茶坊，說與宋江這話了，隨即都到李師師家。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三個人入到裏面大客位裏，李師師接着，拜謝道：『員外識荆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卻之不恭，受之太過。』宋江答道：『山僻村野，絕無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勞花魁娘子致謝。』李師師邀請到一個小小閣兒裏，分賓坐定，嬾子侍婢，捧出珍異菓子，濟楚菜蔬，希奇接酒，甘美餽饌，盡用錠器，擁一春臺。李師師執盞向前拜道：『夙世有緣，今夕相遇二君，草草盃盤，以奉長者。』宋江道：『在下山鄉雖有貫伯浮財，未曾見如此富貴，花魁的風流聲價，播傳寰宇，求見一面，如登天之難，何況親賜酒食。』李師師道：『員外獎譽太過，何敢當此。』都勸罷酒，叫嬾子將小小金杯巡篩。但是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皆是柴進回答，燕青立在邊頭和闌取笑。酒行數巡，宋江口滑，揜拳裸袖，點點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進笑道：『我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李師師道：『各人稟性何傷！』嬾娘說道：『門前兩個伴當：一個黃鬍鬚，且是生的怕人，在外面喃喃地罵。』宋江道：『與我喚他兩個入來。』只見戴宗引着李逵到閣子裏。李逵看見宋江，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自肚裏有五分沒好氣，圓睜怪眼，直瞅他三

個，李師師便問道：『這漢是誰？恰像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衆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說。宋江答道：『這個是家生的孩兒小李。』李師師笑道：『我倒不打緊，辱沒了太白學士。』宋江道：『這廝却有武藝挑得三二百斤擔子，打得三五十人。』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鍾，各與三鍾，戴宗也喫三鍾。燕青只怕他口出訛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門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就取過賞鍾，連飲數鐘。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去詞。宋江乘着酒興，索紙筆來，磨得黑濃，蘸得筆飽，拂開花箋，對李師師道：『不才亂道一詞，盡訴胸中鬱結，呈上花魁尊聽。』當時宋江落筆，遂成樂府詞一首，道是：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連八九，只等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寫畢，遞與李師師反覆看了，不曉其意。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卻把心腹裏曲之事告訴，只見嫵子來報：『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後門。』李師師忙道：『不能遠送，切乞恕罪。』自來後門接駕，嫵子嫵娘連忙收拾過了杯盤什物，扛過臺桌，灑掃亭軒，宋江等都未出來，却閃在黑暗處，張見李師師拜在面前，奏道起居，聖上龍體勞困。只見天子頭戴軟紗唐巾，身穿滾龍袍，說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宮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來，愛卿近前與朕攀話。』宋江在黑暗裏說道：『今番揜過，後次難逢，俺三個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有何不好！』柴進道：『如何使得便是應允了，後來也有翻變。』三個正在黑影裏商量，那知李逵見了宋江，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喫酒，卻教他和戴宗看門，頭上毛髮倒豎起來，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幕，推開扇門，逕走入來見了李逵，喝問道：『你這廝是誰？敢在這裏？』李逵也不回應，提起把交椅，望楊太尉劈臉打來。楊太尉倒喫了一驚，措手不及，兩交椅打翻地下。戴宗便來救時，那裏攔當得住。李逵扯下幅畫來，就蠟燭上



點着，東燄西燄，一面放火，香桌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三個聽得，趕出來看時，見『黑旋風』褪下半截衣裳，正在那裏行兇。四個扯出門外去時，李逵就衝上奪條棒，直打出小御街來。宋江見他性起，只得和柴進，戴宗先趕出城，恐關了禁門，脫身不得，只留燕青守着。李師師家火起，驚得趙官家一道煙走了。鄰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楊太尉，這話都不必說。城中喊起殺聲，震天動地。高太尉在北門上巡警，聽得了這話，帶領軍馬，便來追趕。燕青伴着李逵，正打之間，撞着穆弘，史進，四人各執鎗棒，一齊助力，直打到城邊。把門軍士急待要關門，外面魯智深輪着鐵禪杖，武行者使起雙戒刀，朱仝，劉唐手撚着朴刀，早殺入城來，救出裏面四個。方纔出得城門，高太尉軍馬恰好趕到城外來。八個頭領不見宋江，柴進，戴宗，正在那裏心慌。原來軍師吳用已知此事，定教大鬧東京，剎時定日，差下五員虎將，引領帶甲馬軍一千騎，是夜恰好到東京城外等接，正逢着宋江，柴進，戴宗三人，帶來的空馬，就教上馬，隨後衆人也到。正都上馬時，於內不見了李逵，高太尉軍馬衝將出來。宋江手下的五虎將：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邊，立馬於濠塹上，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早早獻城，免汝一死！』高太尉聽得，那裏敢出城來，慌忙教放下吊橋，衆軍上城隄防。宋江便喚燕青分道道：『你和黑廝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隨後與他同來。我和軍馬衆將先回，星夜還寨，恐怕路上別有枝節。』

不說宋江等軍馬去了，且說燕青立在人家房簷下看時，只見李逵從店裏取了行李，拿着雙斧，大吼一聲跳出店門，獨自一個，要去打這東京城池。正是聲吼巨雷離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門。畢竟『黑旋風』李逵怎地去打城，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

梁山泊雙獻頭

話說當下李逵從客店裏搶將出來，手搭雙斧，要奔城邊劈門，被燕青抱住腰膀，只一交讓個脚指天。燕青拖將起來，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隨他。爲何李逵怕燕青？原來燕青小廝撲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若不隨他，燕青小廝撲手到一交。李逵多會着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隨順。燕青和李逵不敢從大路上走，恐有軍馬追來，難以抵敵，只得大寬轉奔陳留縣路來。李逵再穿上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沒了頭巾，卻把焦黃髮分開，縮做兩個丫髻。行到天明，燕青身邊有錢，村店中買些酒肉喫了，拽開脚步躡行。次日天曉，東京城中好場熱鬧，高太尉引軍出城，追趕不上自回。李師師只推不知，楊太尉也自歸家將息抄點城中被傷人數，計有四五百人數，推倒跌損者，不計其數。高太尉會同樞密院童貫，都到太師府商議，啓奏早早調兵勦捕。

且說李逵和燕青兩個在路，行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四柳村。不覺天晚，兩個便投一個大莊院來，敲開門，直進到草廳上。莊主狄太公出來迎接，看見李逵縮着兩個丫髻，卻不見穿道袍，面貌生得又醜，正不知是甚麼人。太公隨口問燕青道：『這位是那裏來的師父？』燕青笑道：『這師父是個蹺蹊人，你們都不省得他。胡亂趁些晚飯喫，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聲。太公聽得這話，倒地便拜李逵，說道：『師父，可救弟子則個。』李逵道：『你要我教你甚事，實對我說。』那太公道：『我家一百餘口，夫妻兩個，嫡親止有一個女兒，年二十餘歲，半年之前，着了一個邪祟，只在房中，茶飯並不出來討喫。若還有人去叫他，磚石亂打出來，家中人都被他打傷了，累累請將法官來，也捉他不得。』李逵道：『太公，我是蘓州羅真人的徒弟，會得騰雲駕霧，專能捉鬼，你若捨得東西，我與你今夜捉鬼。如今先要一豬一羊祭』

祀神將。」太公道：「豬羊我家儘有，酒自不必得說。」李逵道：「你揀得膘肥的宰了，爛煮將來，好酒更要幾瓶，便可安排，今夜三更與你捉鬼。」太公道：「師父如要書符紙札，老漢家中也有。」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樣，都沒什麼鳥符，身到房裏，便揪出鬼來。」燕青忍笑不住。老兒只道他是好話，安排了半夜，豬羊都煮熟了，擺在廳上。李逵叫討十個大碗，滾熱酒十瓶，做一巡篩，明晃晃點着兩枝蠟燭，焰騰騰燒着一爐好香。李逵掇條凳子，坐在當中，並不念甚言語。腰間拔出大斧，砍開豬羊，大塊價扯將下來喫。又叫燕青道：「小乙哥，你也來吃些。」燕青冷笑，那裏肯來吃。李逵吃得飽了，飲過五六碗好酒，看得太公呆了。李逵便叫衆莊客：「你們都來散福。」捩指間撒了殘肉。李逵道：「快箇桶湯來，與我們洗手洗脚。」無移時，洗了手脚，問太公討茶吃了。又問燕青道：「你會吃飯也不會？」燕青道：「吃得飽了。」李逵對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飽，明日要走路程，老爺們去睡。」太公道：「卻是苦也！這鬼幾時捉得？」李逵道：「你真個要我捉鬼，着人引我到你女兒房裏去。」太公道：「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磚石亂打出來，誰人敢去？」

李逵拔兩把板斧在手，叫人將火把遠遠照着。李逵大踏步直搶到房邊，只見房內隱隱的有燈。李逵把眼看時，見一個後生攙着一個婦人在那裏說話。李逵一脚踢開了房門，斧到處，只見砍得火光爆散，霹靂交加定睛打一看時，原來把燈盞砍翻了。那後生卻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聲，斧起處，早把後生砍翻。這婆娘便鑽入床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漢子先一斧砍下頭來，提在床上，把斧敲着床邊喝道：「婆娘，你快出來。若不鑽出來時，和床都剝的粉碎。」婆娘連聲叫道：「你饒我性命，我出來。」卻纔鑽出頭來，被李逵揪住頭髮，直拖到死屍邊問道：「我殺的那廝是誰？」婆娘道：「是我姦夫王小二。」李逵又問道：「磚頭飯食，那裏得來？」婆娘道：「這是我把金銀頭面與他，三二更從牆上運將入來。」李逵道：「這等腌臢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邊，一斧砍下頭來，把兩個人頭拴做一處，再提婆娘屍首和漢子身屍相併，李

遼道：『喫得飽，正沒消食處。』就解下半截衣裳，拿起雙斧，看着兩個死屍，一上一下，恰似發插的亂刺了一陣。李遼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插起大斧，提着人頭，大叫出廳前來：『兩個鬼我都捉了。』撇下人頭，滿莊裏人都喫一驚，都來看時，認得這個是太公的女兒，那個人頭，無八認得。數內一個莊客相了一回，認出道：『有些像東村頭會孫雀兒的王小二。』李遼道：『這個莊客倒眼乖！』太公道：『師父怎生得知？』李遼道：『你女兒躲在床底下，被我揪出來問時，說道：『他是姦夫王小二，喫的飲食，都是他運來。』問了備細，方纔下手。』太公哭道：『師父，留得我女兒也罷。』李遼罵道：『打春老牛，女兒偷了漢子，兀自要留他！你恁的哭時，倒要賴我不謝。我明日卻和你說話。』燕青尋了個房，和李遼自去歇息。太公卻引人點着燈燭，入房裏去看時，照見兩個沒頭屍首，剝做十來段，丟在地下。太公太婆煩惱啼哭，便叫人扛出後面，去燒化了。李遼睡到天明，跳將起來，對太公道：『昨夜與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李遼，燕青喫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不在話下。

且說李遼和燕青離了四柳村，依前上路，此時草枯地闊，木落山空，於路無話。兩個同大寬轉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離荆門鎮不遠。當日天晚，兩個奔到一個大莊院敲門，燕青道：『俺們尋客店中歇去。』李遼道：『這大戶人家，卻不強似客店多少！』說猶未了，莊客出來，對說道：『我主太公正煩惱哩！你兩個別處去歇。』李遼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廳上。李遼口裏叫道：『過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鳥緊！便道太公煩惱！我正要和煩惱的說話。』裏面太公張時，看見李遼生得兇惡，暗地教人出來接納，請去廳外側首，有間耳房，叫他兩個安歇，造些飯食，與他兩個吃，着他裏面去睡。多時搬出飯來，兩個吃了，就便歇息。李遼當夜沒些酒，在土炕子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只聽得太公太婆在裏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遼心焦，那雙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將起來，便向廳前問道：『你家甚麼人，哭這一夜，攪得老爺睡不着。』太公聽了，只得說出來答道：『我家有個女兒，年方一十八歲，被人強奪了

去以此煩惱。」李逵道：「又來作怪！奪你女兒的是誰？」太公道：「我與你說他姓名，驚得你屁滾尿流！他是梁山泊頭領宋江，有一百單八個好漢，不算小軍。」李逵道：「我且問你：他是幾個來？」太公道：「兩日前，他和一個小後生各騎着一匹馬來。」李逵便叫燕青：「小乙哥，你來聽這老兒說的話，俺哥哥原來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沒這事！」李逵道：「他在東京兀自去李師師家去，到這裏怕不做出來！」李逵便對太公說道：「你莊裏有飯，討些我們喫。我實對你說，則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這個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奪了你的女兒，我去討來還你。」太公拜謝了李逵，燕青遙望梁山泊來，直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李逵，燕青回來，便問道：「兄弟你兩個那裏來？錯了許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裏答應，睜圓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做粉碎，衆人都喫一驚。宋江喝道：「黑廝又做甚麼？」李逵拿了雙斧，搶上堂來，逕奔宋江，詩曰：

梁山泊裏無奸佞，

忠義堂前有諍臣。

留得李逵雙斧在，

世間直氣尚能伸。

當有關勝，林沖，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將，慌忙攔住，奪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大怒，喝道：「這廝又來作怪！你且說我的過失。」李逵氣做一團，那裏說得出。燕青向前道：「哥哥聽稟一路上備細：他在東京城外客店裏跳將出來，拿着雙斧，要去劈門，被我一交攔翻，拖將起來。說與他：「哥哥已自去了，獨自一個風甚麼？」恰纔信小弟說，不敢從大路走。他又沒了頭巾，把頭髮縮做兩個鬚。正來到四柳村狄太公莊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兒并奸夫兩個，都剝做肉醬。後來卻從大路西邊上山，他定要火寬轉，將近荆門鎮，當日天晚了，便去劉太公莊上投宿。只聽得太公兩口兒一夜啼哭，他睡不着，巴得天明，起去問他。劉太公說道：「兩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個年紀小的後生，騎着兩匹馬到莊上來，老兒聽得說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這十八歲的女兒出來把酒，喫到半夜，兩個把他女兒奪了去。」李逵火

哥聽了這話，便道是實，我再三解說道：「俺哥哥不是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頭胡做。」李大哥道：「我見他在東京時，兀自戀着唱的李師師不肯放，不是他是誰？」因此來發作。」宋江聽罷，便道：「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說？」李逵道：「我聞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做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聽我說！我和三二千軍馬回來，兩匹馬落路時，須瞞不得衆人。若會搶得一個婦人，必然只在寨裏！你卻去我房裏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說甚麼鳥閒話！山寨裏都是你手下的人，護你的多，那裏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個不貪色慾的好漢，你原來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還給老劉，倒有個商量。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鬧曬，那劉太公不死，莊客都在，俺們同去面對。若還對翻了，就那裏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對不翻，你這廝沒上下，當得何罪？」李逵道：「我若還拿你不肯，便輸這顆頭與你！」宋江道：「最好你衆兄弟都是證見。」便叫「鐵面孔目」裴宣寫了賭賽軍令狀二紙，兩個各書了字，宋江的把與李逵收了，李逵的把與宋江收了。李逵又道：「這後生不是別人，只是柴進。」柴進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來。若到那裏對翻了之時，不怕你是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喫我幾斧。」柴進道：「這個不妨，你先去那裏等。我們前去時，又怕有踐蹊。」李逵道：「正是。」便喚了燕青：「俺兩個依前先去，他若不來便是心虛，回來罷休不得。」正是：

至人無過任評論，  
其次納諫以爲恩。

最下白差偏白是，  
令人敢怒不敢言。

燕青與李逵再到劉太公莊上，太公接見，問道：「好漢，所事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白來教你認他，你和太婆并莊客仔細認也。若還是時，只管實說，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見莊客報道：「有十數騎馬來到莊上了。」李逵道：「正是了，側邊屯住了人馬，只教宋江，柴進入來。」宋江，

柴進逕到草廳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側邊，只等老兒叫聲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劉太公近前來拜了宋江。李逵問老兒道：『這個是奪你女兒的不是？』那老兒睜開腫眼，打起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對李逵道：『你卻如何？』李逵道：『你兩個先着眼瞅他，這老兒懼怕你，便不敢說是。』宋江道：『你叫滿莊人都來認我。』李逵隨即叫到衆莊客人等認時，齊聲叫道：『不是。』宋江道：『劉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這位兄弟，便是柴進。你的女兒，都是喫假名托姓的騙將去了。你若打聽得出來，報上山寨，我與你做主。』宋江對李逵道：『這裏不和你說話，你回來寨裏，自有辯理。』宋江，柴進自與一行人馬，先回山寨裏去。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緊上，錯做了事。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你拿去獻與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沒來由尋死做甚麼？我教你一個法則，喚做「負荆請罪」。』李逵道：『怎地是負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脫了，將麻繩綁縛了，脊梁上背着一把荆枝，拜伏在忠義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這個喚做負荆請罪。』李逵道：『好卻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頭去乾淨。』燕青道：『山寨裏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李逵沒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來，負荆請罪。

卻說宋江柴進先歸到忠義堂上，和衆兄弟們正說李逵的事，只見『黑旋風』脫得赤條條地，背上負着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頭，口裏不做一聲。宋江笑道：『你那黑廝，怎的負荆？只這等饒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揀大棍打幾十罷！』宋江道：『我和你賭砍頭，你如何卻來負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饒我，把刀來割這顆頭去，也是了。』當下衆人都替李逵陪話。宋江道：『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捉得那假宋江兩個，討得劉太公女兒來還他，這等方纔饒你。』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我去甕中捉醜，手到拿來！』宋江道：『他兩個是好漢，又有兩副鞍馬，你獨自一個，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願往。』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綽了齊眉棍，隨着李逵，再到



劉太公莊上。燕青細問他來情，劉太公說道：『日平西時來，三更裏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爲頭的生得矮小，黑瘦面皮，第二個夾壯身材，短鬚大眼。』二人問了備細，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兒還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將令，務要我兩個尋將來，不敢違誤。』便叫煮下乾肉，做下蒸餅，各把料袋裝了，拴在身邊，離了劉太公莊上。先去正北上尋，但見荒僻無人煙去處。走了一兩日，絕不見些消耗，卻去正東上，又尋了兩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內，又無消息。李逵心焦面熱，卻回來望西邊尋去。又尋了兩日，絕無些動靜。當晚兩個且向山邊一個古廟中供床上宿歇，李逵那裏睡得着，爬起來坐地。只聽得廟外有人走的響，李逵跳將起來，開了廟門看時，只見一條漢子，提着把朴刀，轉過廟後山脚上去，李逵在背後跟去。燕青聽得，拿了弩弓，提了桿棍，隨後跟來，叫道：『李大哥，不要趕，我自自有道理。』是夜色朦朧，燕青遞桿棍與了李逵，遠遠望見那漢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趕近，搭上箭終弦穩放，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只一箭，正中那漢的右腿，撲地倒了。李逵趕上，劈衣領揪住，直拿到古廟中，喝問道：『你把劉太公的女兒搶到那裏去了？』那漢告道：『好漢，小人不知此事，不會搶甚麼劉太公女兒。小人只是這裏剪徑，做些小買賣，那裏敢火弄，搶奪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漢細做一塊，提起斧來喝道：『你若不實說，砍你做二十段。』那漢叫道：『且放小人起來商議。』燕青道：『漢子，我且與你拔了這箭。』放將起來問道：『劉太公女兒，端的是甚麼人搶了去？只是你這裏剪徑的，你豈可不知些風聲！』那漢道：『小人胡猜，未知真實，離此間西北上約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喚做牛頭山，山上舊有一個道院，近來新被兩個強人：一個姓王，名江，一個姓董，名海，——這兩個都是綠林巾草賊，——先把道士道童都殺了。隨從只有五七個伴當，占住了道院，專一下來打劫。但到處只稱是宋江，多敢是這兩個搶了去。』燕青道：『這話有些來歷，漢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風」李逵。我與你調理箭瘡，你便引我兩個到那裏去。』那人道：『小人願往。』燕青去尋朴刀還了他，又與他扎縛了瘡口，趁着

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過十五里來路，到那山看時，苦不甚高，果似牛頭之狀。三個上得山來，天尚未明，來到山頭看時，團團一遭土牆，裏面約有二十來間房子。李逵道：『我與你先跳入牆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會。』李逵那裏忍耐得，騰地跳將過去了。只聽得裏面有人喝聲，門開處，早有人出來，便挺朴刀來奔李逵。燕青生怕撒了事，拄着桿棒，也跳過牆來。那中箭的漢子一道煙走了。燕青見這出來的好漢正鬪李逵，潛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漢臉頰骨上，倒入李逵懷裏來，被李逵後心只一斧，砍翻在地，裏面絕不見一個人出來。燕青道：『這廝必有後路走了。我與你去截住後門，你却把着前門，不要胡亂入去。』且說燕青來到後門牆外，伏在黑暗處，只見後門開處，早有一條漢子拿了鑰匙，來開後而牆門。燕青轉將過去，那漢見了，遶房簷便走出前門來。燕青大叫：『前門截住。』李逵搶將過來，只一斧，劈胸膛砍倒，便把兩顆頭都割下來，拴做一處。李逵性起，砍將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幾個伴當躲在竈前，被李逵趕去，一斧一個，都殺了。來到房中看時，果然見那個女兒在牀嗚嗚的啼哭，看那女子，雲鬢花顏，其實美麗，有詩爲證：

弓鞋窄起春羅，

香沁酥胸玉一窩。

麗質難禁風雨驟，

不勝幽恨蹙秋波。

燕青問道：『你莫不是劉太公女兒麼？』那女子答道：『奴家在十數日之前，被這兩個賊擄在這裏，每夜輪一個將奴家姦宿。奴家晝夜淚雨成行，要尋死處，被他監看得緊。今日得將軍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養爹娘。』燕青道：『他有兩匹馬，在那裏放着？』女子道：『只在東邊房內。』燕青備上鞍子，牽出門外，便來收拾房中積攢下的黃白之資，約有三五千兩。燕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馬，將金銀包了，和入頭抓了，拴在一匹馬上。李逵縛了個草把，將牕下殘燈，把草房四邊點着燒起。他兩個開了牆門，步送女子下山，直到劉太公莊上。爹娘見了女子，十分歡喜，煩惱都沒了，盡來拜謝兩位頭領。燕青道：『你不要謝

我兩個，你來寨裏拜謝俺哥哥宋公明。」兩個酒食都不肯喫，一家騎了一匹馬，飛奔山上來。回到寨中，紅日銜山之際，都到三關之上，兩個牽着馬，駝着金銀，提了人頭，逕到忠義堂上，拜見宋江。燕青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頭埋了，金銀收入庫中，馬放去戰馬羣內喂養。次日，設筵宴與燕青李逵作賀。劉太公也收拾金銀上山，來到忠義堂上，拜謝宋江。宋江那裏肯受，與了酒飯，教送下山回莊去了，不到話下。梁山泊自是無話，不覺時光迅速。

看看鵝黃着柳，漸漸鴨綠生波，桃腮亂簇紅英，杏臉微開綠蕊。山前花，山後樹，俱發萌芽；州上蘋水中蘆，都回生意。穀雨初晴，可是麗人天氣，禁烟纔過，正當三月韶華。

宋江正坐，只見關下解一夥人到來，說道：「拿到一夥牛子，有七八個車箱，又有幾束哨棒。」宋江看時，這夥人都是彪形大漢，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幾個直從鳳翔府來，今上泰安州燒香。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降誕之辰，我們都去臺上使捧，一連三日，何止有千百對在那裏。今年有個撲手好漢，是太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身長一丈，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說道：「相撲世間無對手，爭交天下我爲魁。」聞他兩年曾在廟上爭交，不曾有對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貼招兒，單搦天下人相撲。小人等因這個人來，一者燒香，二者爲看任原本事，三來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則個。」宋江聽了，便叫小校：「快送這夥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後遇有往來燒香的人，休要驚嚇他，任從過往。」那夥人得了性命，拜謝下山去了。只見燕青起身稟覆宋江，說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驚動了泰安州，大鬧了祥符縣。正是東嶽廟中雙虎鬪，嘉寧殿上二龍爭。畢竟燕青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